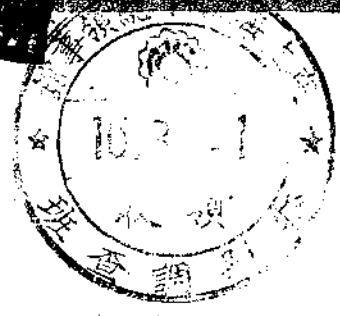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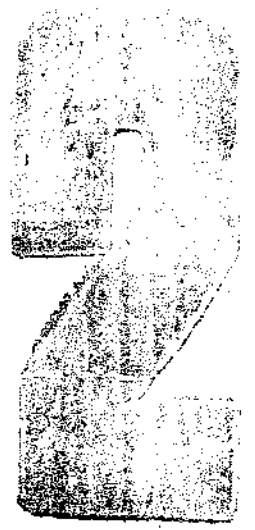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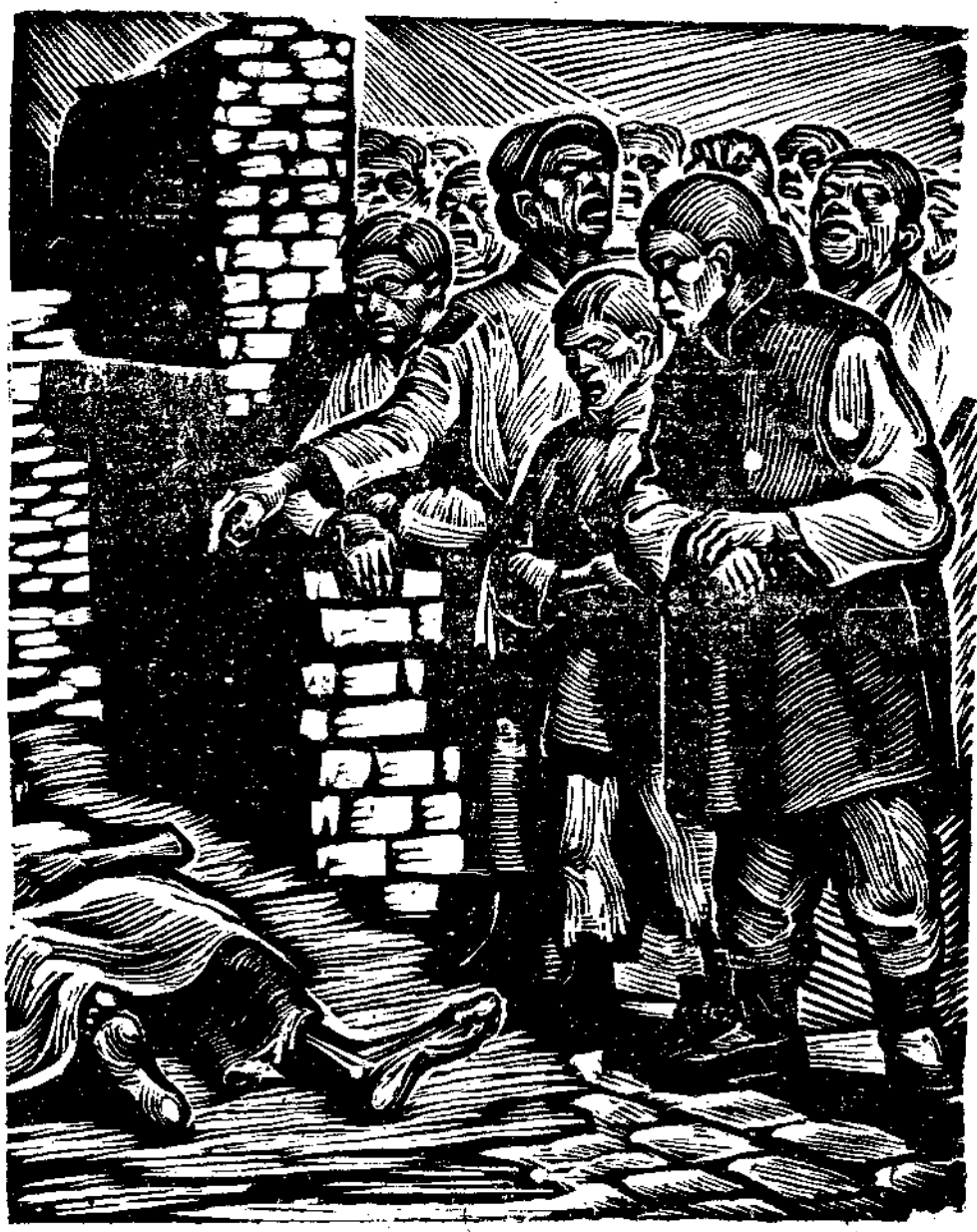


藝文代理



卷二第
期二第



行發社 出版進改
南京圖書館藏



第二卷·第二期目錄

短 泣……………細言(五九)
 詩·歌·散文……………黎莪(五九)
 論 舊形式與新形式……………楊洪(六〇)

軍渡(小說)……………黑丁(六一)

關於文藝的民族形式(論文)……………張天翼(六八)

轟炸中及其他(散文)……………巴金(七六)

詩
 石滾河……………臧克家(七六)
 早晨的車站……………王晨牧(九〇)
 早晨……………曾卓(九三)
 營外……………嬰子(九五)
 松林……………嬰子(九二)

愛與仇(小說)……………布德(七九)

村婦(報告)……………夏琪(八四)

血與仇恨(散文)……………陳疇(八八)

香港文藝縱橫談(通訊)……………蕭天(九〇)

第三帝國的兵士(長篇連載)……………匈·霍爾斯發作(九八)
 黎烈文譯(九八)

編後記……………編者(九六)
 他死在運糧資敵的奸商手裏(封面木刻)……………流渡(封面)

現代文藝

第二卷·第二期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出版

永安 南平

編輯者 改進出版社

長汀 沙縣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定價	預			每冊	零售	一冊	每月
	年	半年	三個月				
本省	三元	一元七角	九角	三角	三角	省本	
	三元	一元七角	九角	二分	三角	外省	
	三元	一元四角	八角	六角	六角	外國	

凡郵匯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但以一角以內者為限。

不堪的散文。

詩與歌的不同，就在於詩比歌更高級更純粹這一點上。自然詩決不是神祕的，離奇的，並非把詩的格調降低，並非使之庸俗，而是在於詩所歌唱的時代生命的氣息；在於把詩所採用的語言的特質的充分發揮——也即是說，詩的語言必須是質樸而形象的。自然，這種特質之發揮，又是基於所包含的內容的豐富。至於歌呢，它比較詩更淺顯；同時，它比較詩更重視音樂的效果。

詩與散文的不同，則更其明顯的。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感情的約束與文字的節制上。我們可以用較多的文字去敘述一種感情或一個故事，結果我們寫出了散文或報告；然而那不是詩。因為，詩決不就是散文的分行。我們看見過有一些人在用「蓮花落」式的辭句寫詩，但實際上他所寫的只是拙劣的千篇一律的歌，並不是詩。

我們看見過有一些人在提倡「大眾詩」，主張用最通俗的文字寫最簡單的感情與故事，但實際上他所提倡的只是歌謠或標語口號的編製，並不是詩。

我們看見過有一些人在寫所謂長篇敘事詩，以數百數千的行數眩人並自眩，但實際上出於他們的手筆的只是一些分行寫的新聞或報告，並不是詩。

因此——我們願意把目前一些大量的詩人與詩，給以清楚的標別。同時，我們又擔憂於這樣做的結果，能够真正稱之為詩人與詩的，恐將是屬於數量最少的那一類。這豈是詩的可悲的命運嗎？

舊形式與新形式

楊洪

本刊一卷五期發表了一篇「新水滸」的書評，最近接到「新水滸」作者的來信，說是那書評中所提的意見，除「不可能從利用舊形式達到創造民族形式」一點不同意外，其他都同意，並將於改作時參考修正。這是表示作者的虛心，是可喜的；但對於他所不能同意的這一點，却覺得不妨再在這里談談，雖說這問題業已是一個舊問題了。

按照那篇書評的原意，所謂「不可能從利用舊形式達到創造民族形式」，應該是不可能單從利用舊形式達到創造民族形式的。其實，嚴格的講，如果舊形式是僅僅作為一種專供新文藝吸收營養的資料的話，那只是對舊形式的研究，學習，只是對舊形式的揚棄，而不是一利用。現在我們之所以要「利用」它，乃是為了抗戰的政治宣傳，以及大眾的啟蒙教育上的暫時的便利；而在創造新的民族形式的立場上說，那意義則是和「接受文學遺產」正復相同。「接受遺產」這名辭的含義，包括有中國的，也包括有外國的。我們在創造民族形式時，決不能把自己的眼光固於中國舊形式一隅，決不能不同時也接受外國的文學優良。這是以魯迅先生的創作為例吧，他的創作可以說是以魯迅先生的創作為範例，那里面充分地保有着舊形式的優良，但誰又能否認不保有着西歐文學的優良呢？正因為魯迅先生未曾因襲地「利用」舊形式，也未會死板地「利用」洋形式，所以他的作品才有如此輝煌的成果。利用洋形式是一種危險的事情，如像有一些人完

全依照西洋詩的格律大填其商榷體；利用舊形式也是一種危險事情，如像有一些人自以為在「利用」舊形式却被舊形式所俘虜，（請參考本刊一卷六期歐陽凡海「最近文學創作的一般傾向」一文對「抗戰文藝」六卷二期「八仙捉妖」一文的批評）又如像「新水滸」之作爲民族形式的創造是一件失敗的工作。我們必須明白，利用舊形式去作爲一種政治宣傳及啟蒙教育的手段，和藝術上的民族形式之創造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是兩件不同的事情，絕對不應該混爲一談。我們決不敢承認新大鼓詞，新京戲等等是民族形式，正如我們決不敢承認「新水滸」就是我們所追求的民族形式一樣。

同時，重覆地講，即使是作爲一種政治宣傳及啟蒙教育的手段，舊形式利用，也必須十分謹慎小心。舊形式本身是一種腐敗有毒的東西，帶有着時代所給予的缺點和限制，如果只顧趣味，不加批判與選擇，結果必致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另一方面，利用舊形式根本就是「一種勉強的矛盾（內容與形式的不一致性）」的事情，我們不能且也不應向它要求過高的藝術性。這是異常重要的兩點。利用舊形式只是一時的手段，而創造新形式的最後目的却是對舊形式的否定。

利用舊形式是以有條件地遷就大眾的欣賞能力的手段，提高他們的欣賞能力，使之能逐漸地欣賞高級文藝；民族形式的創造是在提高高級文藝的質素，使之成爲中國的東西，能逐漸地爲大眾所接受。兩者雖然都是向着同一目標的努力，但却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我們千萬不要被若干濫用名詞的理論家與書商廣告所迷惑了。

軍 渡

黑 丁

五月的黃昏，高原被驟然捲起的一陣撲空的風砂遮漫着。吳堡的山頭，宋家川的街市，軍渡的房舍，山腳下的沙灘，和無止盡的不同形的起伏的峯巒，現在都是喘息在朦朧朦朧的黃色的霧海里。黃河，從遙遙的遠方奔湧而來，它帶着一股原始的，頑強不可壓抑的力量，向兩岸凸突的陡峭的巖岩，衝叫着，喧轟着。這聲音，像一串連續不斷的鐵索，交扭着吹掃的風沙，打破了河兩岸一片空曠的寂靜。

一場傾壓的暴雨落下來了，天際立刻被攪成一團昏暗。不久，雨是停了，於是那隱藏在陰雲里的太陽，如同孩子的一張哭泣的臉子，閃閃了幾道紫暗色的赤光，就倏忽不見了。

四週的景物已經可以分辨得清清楚楚。黃河雖是如往日一樣在奔流，但軍渡與宋家川之間的河面上，整整有十天看不見一隻盪來盪去的船影了。原先那些靠渡船生活着的人們，再不會用筋力去和河流搏鬥，而歌唱着他們的宏曠的船伏曲。他們把自己的航行過着千年代的，也不知補修幾次的破船，都拋棄在沙灘上

，或是水邊上。那些船隻，有的是在那兒歪斜着，暗暗地在發着瘴癘的嘆息；有的是豎立着一枝桅桿，無精打采地在窺視着天空的浮動的雲片。

河面上雖然有十天看不見一隻船影，然而有時，在清晨，在夜深，或是在灰暗的空氣中，往往有許多隻像裝運着私貨的橡皮船，從軍渡的河岸上滑下去偷偷地向對岸駛進。在這些橡皮船的前邊，照例是有一些被抓來的船伏們，站在自己的船頭上，搖划着櫓，讓命運走向不敢設想的境界里去。等到敵人這偷渡的動作被對岸發現時，而宋家川的河防部隊，便不緊不慢，以沉着應戰的姿式，向河面，以及河對岸的軍渡做着猛烈的射擊了。這射擊，就像是一陣漫狂的風暴，嘯過了河面，嘯過了陰鬱的室野。敵人的橡皮船混亂了，有的粉碎在浪花中，有的轉倒了方向，驚恐地往回奔竄。這時，那些苦難的船伏們，無疑的，他們是會遭遇到更大的不幸；他們有的被敵人押回去，有的被敵人發現了懷疑的地方，不是慘叫在血腥的槍刺下，就是給推到河里淹死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軍渡的敵人時時會感受到絕大的不安。但他們那瘋發的，近乎獸性的行爲，却在他們潰散之前，猶不能不做一次片刻的抽搖的掙扎。他們射擊着。那一連四五百個鐘頭的炮聲和機關槍聲，越聽越凌亂，越聽越破碎；彷彿在發喘，又彷彿那聲音猛一下被什麼東西扼住了似的，抖出一種頓促的低叫。

隨着黃昏的消逝，沉鬱的夜影，給高原塗上了一層黑色的凝然的漆光。那橫掃在夜空下的，乾燥的透露着砂土氣息的風，忽兒挾着水流的激湍聲，從無邊際的黑暗的遠方吹來，忽而又以同樣的響音向無邊際的黑暗的深處盪去了。

石田聯隊的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哨兵，帶着不會睡眠的疲倦的神情，剛剛從一家窑洞里走出來，爬向靠河有四百米突遠的山坡上去執行他的職務的時候，突然從他身後一個低窪的石坑旁邊的叢莽里，爬出來一條高大的黑影子。這日本哨兵一驚動，嚇得打了一個踉蹌，轉身正想開槍，不料那個黑影子從旁邊一閃，他像一道飛快的黑光，便從側面竄上去了。他一隻胳膊攔緊了哨兵的上半身，而另一隻胳膊就勒住了哨兵的正在嘶叫的喉嚨了。

「不殺你！不要叫，放下你的槍……」正在企圖着掙脫掉這困圍的日本哨兵，他聽了這幾句完全懂得的語言，內心立即激起了一種希望與悲感的交互的複雜的幻想。他既沒有放棄他的最後的一次小小的掙扎的本能，

然而，他却又無可奈何地把握在手裏的一支槍交出來了。

「放心吧，朋友，決不會殺掉你。跟我走！」

幾乎是安慰的解釋，又給那個日本哨兵一次安全的保證。

還沒有往山坡上爬，忽然有腳步聲在後邊蹣跚地追來了。這是顯然的實事，剛才這行動是被其他的日本哨兵聽到了。

在死一般的寂靜的黑暗中，恐怖而兇惡的槍，是一聲緊似一聲從追來的日本哨兵那邊響起了。這時，那個被從戰爭里解救出來的日本哨兵，他跟着那個高大的黑影子走了幾步，身子往前一仆，倒臥在地上，他呻吟着。他的氣息很快地低沉下去了。

一個異國的人，他在這原上黯然地棄掉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的死，是死在自己的槍底下……

後邊的槍聲在響着。

那個高大的黑影子隱伏了。等到幾個追來的日本哨兵步步迫近，那個高大的黑影子一聲動，嘩地一下從叢莽中躍躍起來了。

轟！

一顆手榴彈，在黑的夜空下，在山坡的巖石間，崩開了巨大的吼笑的火花。

於是，密密的槍聲，仰引着炸裂的飛紅的火箭，從山野的四週，向軍渡襲擊了……

當石田聯隊遭遇到中國游隊這突如其來的

襲擊，他們似乎感到極大的威脅，便拖着筋疲力盡的腳步，狼狽地退出了被他們蹂躪得不像樣的軍渡，開始向做爲他們逃生所固守的據點——離石縣城潰奔了。

於是，軍渡這荒僻的小小的山村，它伸縮着一個傷創的肢體，在那吞噬於它的，一片燃燒的罪惡的火海里，嘶嘶地尖叫着。一羣無告的受難者的呻吟聲，哀訴聲，在險峻山崖上，敵人奔馳的馬屁股下，和一排一排爆炸的槍聲里，抖索着，震跳着，使人聽來，心頭上不禁侵襲着一種悲冷的深沉的悽愴。這些被俘虜去的人羣，他們挨着打罵，受着苦痛，每個人的生命是帶上一付拘禁的鐵鍊。

「走！不許哭叫……」

「再哭叫，幹掉你們的腦袋……」

但是，隨着這瘋狂的蠻橫的叫罵，黑暗中仍有一片糾纏的痛楚的絕叫聲在哭訴：

「……放了我吧……」

「是呵，放了我們吧……」

「我們都是老百姓呀！」

廣大的漫漫的黑夜，它濛濛着高原上遠遠近近的方向，它給石田聯隊增加一些過於不安的疑慮的恐怖。從山頭上，樹林間，和隱藏在巡探不見的黑暗里的那嘯叫的槍聲，也逐漸擴大了。在一陣極度的騷亂中，石田聯隊是在風砂吹捲的公路上奔逃着……

又是呻吟聲。又是哀叫聲。雖然大家都曉得這聲音是不能夠在敵人面前換取一點同情，

然而人們偏偏又要做出這近乎怯懦無能的動作，來給自己的內心添增一些沉重的愁慮與不可排解的衝動。

忽然，人羣中有幾聲倔强的低音的嘆息，夾雜着幾聲沙啞的喘吁的咳嗽，一個老年人縮着脖子，把壓在右肩膀上的一個彈藥箱一鬆手，他隨着也就無力地昏厥倒在地上。在被敵人的一頓槍托敲打之後，那老年人怯生生地爬起來，他沒有喊叫一聲，也沒有再嘆息一下，他咬了咬他兩排幾乎脫落完的牙齒，把跌落在地上的一個很重的彈藥輪又抗到肩膀頭上。他一隻手扣緊了箱子邊，一隻手撿起他那一件破着像的破爛的黑粗布小夾襖的衣襟，擦了擦臉上的汗粒。他佝僂着腰肢，悶聲悶氣地往前走了。

他面前是一句蓬首垢面的十五歲的孩子，但這孩子每當走不幾步，總要抽着他們的抗着彈藥箱的肩膀頭，屢次地轉過一張熱烈的，親切的臉子來默然地看着他。可是，老年人看到那孩子的臉，他一聲不響，祇是擠緊了喉嚨，輕輕地咳嗽幾聲，似乎這就是給對方一個關懷的示意。

是當一陣混亂的聲音在人羣里掀動的時候，那個十五歲的孩子趁着日本士兵沒有對他注意，他又把臉子轉過來了。他一隻手悄悄地把到屁股後，在老年人的衣襟上匆忙地扯了一把，輕輕地說：

「爺爺，把你的箱子給我吧，我一起抗……」

老年人的兩道灰澀的眼光，往下一掃，便投向自己的孩子的背影上了。他的心跳了跳，這樣在他的腦海里，却湧起一種不能自抑的悲酸的沉痛。他打了一個寒噤。但他不能夠用什麼話來對自己的孩子，說明他內心的憤恨。他默默地走着。他在嘴里咀嚼着自己和孩子的命運所遭遇的苦痛，壓榨和不幸。

停了一回，那一張熱烈的，親切的臉子又轉過來了。但老年人只是張瞪着兩隻沉鬱的眼睛，他默默地搖了搖頭。

那個孩子的眼光，向山野貪婪地閃耀了幾下，便孤寂地低垂下去。

走了一段路，老年人的體力顯然由於受了過度的折磨，他沒有方法再支撐下去了。他的呼吸有些窘迫，這痛苦難忍的奴役，已使他感受到莫大的恥辱。他跳得很厲害的胸脯，伏挨着自己的孩子的弓起的背脊，一邊走，一邊帶着激動的聲音微微地說：

「橫豎也得死個樣給他們瞧瞧呀……」

那個孩子的一顆純樸的心，突然被老年人的話感動了。他的一張苦瘦的臉子往後一側仰，兩隻發光的眼睛眯了眯，彷彿幾滴淚水似的汗珠，簌簌地從額角上沿着眼眶子流下來了。他用挾在腋下的一件藍粗布小夾襖，擦了擦兩層黑亮亮的汗光的臉子，和坦露着的一絲不掛的黏濕的胸脯。他喘了喘氣，顫抖地小聲說：

「爺爺，那麼你快逃跑吧，我跟着就來……」

老年人的心頓時燃燒起一股強烈的火線，他的身子像被一種強大而堅韌的力量所牽引，已經失却了沉靜時所應有的安靜。他憤怒了。

一個果決的勇氣。他曾經幾次用眼睛盯住跟在他旁邊的一個日本士兵。最後，他終於以粗暴而敏銳的動作，把壓在他肩膀頭上的一個彈藥箱，兩手高高舉起，直朝着那個日本士兵的腦殼上摔過去了。當他的耳朵聽到一種隱然單純的叫聲時，他恐懼得已經忘記了移動自己的脚步。他身子打著哆嗦，兩條腿軟軟地立在那兒不敢運動。可是，等到有幾聲粗暴的怒吼衝上他面前，他這帶着清醒的感覺，邁開脚步，朝着黑黝黝的山林奔跑了。

槍聲在老年人的身後響起了。他奔跑了沒有多遠，身子癱軟無力地卻被圍困在幾個日本士兵中間。一個日本軍官站在他身旁，揚起一隻腳來，在他背脊上重重地踢了一頓。他躺臥在地上，嘴里不發一聲喊叫，只是從乾啞的喉嚨里，時時透發出幾聲若斷若續的細微息。那個日本軍官突然一跳，他把握在手裡的一把雪亮的馬刀在老年人的面前一閃視，惡恨恨地大聲喊叫：

「你的，壞蛋一個……」

老年人的喉嚨嘶啞了一聲，他的身子在血泊中打着抖。……

站在旁邊的那個十五歲的孩子，他看到自

己的爺爺被殺了，難過得就想轉身撲上前去，但是他並沒有那樣做。他心里正在幻想着一件

未來的事情。他忘記了哭。他整個的思想，是活躍着爺爺的一個偉大的血的影子。一粒復仇的種子散播到他心上了。他看了看身旁的一個日本士兵，又看了看那黑茫茫的山野，他臉上有些發燒了，於是一粒一粒淚珠又往下流了。他一隻手牢牢地扣緊了肩膀頭上的箱子邊，一隻手又不住地在撫按着他的跳動的胸脯。他恐懼嗎？他現在一點也不恐懼了。他有一顆農民氣質的樸實的勇敢的心。他把身子往上聳了聳，一團烈火似地直朝着他身旁那個日本士兵暴跳去了。他肩膀頭上那一個彈藥箱沒有丟掉，他兩手抓着，像抓着一件珍貴的東西似的，後邊的槍聲在響着，可是他彷彿絲毫沒有聽見，他就像一頭被人家追趕的茁壯的小牛，是在拚命地往前奔跑着。

翻過一道高高的山嶺，槍聲低沉得一聲也聽不見。他望望四週，把彈藥箱從肩頭卸下來，安然地喘喘氣，伸手在臉上捏了一把汗，然後，屁股坐在一塊巖石上休息了。他的心充滿了悲傷，但也充滿了欣喜。一陣，他感覺肩膀後微微發起痛來，他伸過手去抹了一把，一團濕的黏液，侵染上他的手指，他看看手指，又放到鼻子上聞了聞，他辨別出這濕的黏液，是一團凝結的血。

——是給箱子磨破的傷吧？

暗暗地在心里想着。當他又伸過手去抹，

他才知道這並不是被箱子磨破的傷痕，而是被敵人的槍彈所擦傷的血口。

「媽的，只要打不死我，總有一天，老子會出這口氣……」

他一邊罵着，一邊抗起彈藥箱，摸上自己記憶中所熟習的一條山路，向一支游擊隊所在的地區里走去。

二

他叫水溜子。他是軍渡一個船夫的兒子。

「我以為你準給日本鬼子弄死了吧！想不到你還會跑回來……」平素一點也不喜歡他的，對他又打又罵的父親，倒委實有些高興起來。

就像兒子出了幾年遠門剛回來，這當父親的一張黑油油的臉子上，立刻浮滿了一層從來沒有的，有如肥沃的黑土壤那樣淳厚的，和霽的微笑。幾天來沖落在他心頭上的一些愁悶的泡沫是消散了。他楞着眼睛在呆看着水溜子。他那種快樂的神情，竟使他拿在手里的一支正按上一袋烟的旱烟管，也忘記往嘴里送。他的兩隻微微有點發顫的手，幾乎要伸出去擊動着水溜子的身上任何一部分。「你怎能跑回來呢？」

「怎能跑回來？」水溜子說着。他的一張四方形的臉子上的結實的筋肉扭動了幾下，兩隻被箭在兩張往上斜吊着的上眼皮底下的凸棱棱的大眼睛也就跟着活轉起來了。每次在發狠咬牙的時候，他那一隻慣會跳動的右耳朵，現在像是被人用手指揪着一般地却又不安起

來了。他舌頭尖子不住地往上嘴唇上捲着，在氾濫流下來的鼻涕。「告訴你說吧，咱可真看透日本鬼子的本事了。他們都是些熊，胆小得光會放槍，用那傢伙嚇唬人……狗彘的……」還沒有對父親說明白他是怎樣跑回來的，這時，水溜子的左胳膊給母親的一隻手從旁邊擊住了。

「我問你，你看見爺爺嗎？他怎麼跑回來呢？」

水溜子的上眼皮往下一變動，要哭的樣子，反把臉子仰起來去瞧別的地方。

母親伸手擊着那捲起的神子，擦了擦兩隻哭得紅腫的眼睛，嗚咽般地问：

「你說呀——」

水溜子咬了咬牙，他把閉緊了的嘴皮裂開來說：

「他是跑的，不過他沒有跑掉……」

「怎麼……？」父親驚愕了。

水溜子哽着喉嚨，用着悲沉的遲疑的聲調說：

「怎麼？他死在日本鬼子手里……」

母親聽到水溜子的話，她放聲哭了。父親面對着水溜子沉默了一回，他慢慢地把身子背轉過去，兩隻失神的眼睛惘惘地凝視着門外的河灘。當他的身子又轉過來的時候，在他每隻眼角上有幾粒濺濺的淚珠流下來了。

「爺爺是怎麼死在他們手里？」

水溜子把爺爺所遭遇的不幸，以及他自己

跑回來的經過，細細地對父親說了半遍。父親的眼淚再也不能抑止，他哽咽着哭起來了。如果說，他這是被骨肉離散所傷痛的感情所傷痛而泣哭，還不如說，他這是被那個人身受苦難的老人的，一個勇敢的行動所激動而流淚。屋子裏流盪着一種失去制止可能的悽痛的哭聲。水溜子看着父親，他在母親的胳膊上抓了一把，用着健康的語聲說：

「誰不難過呢！你們光一個勁兒哭有啥用……」

想到爺爺的死，其實水溜子比父親母親都要難過，他知道爺爺是一個頂喜歡他的人；每次當父親在爺爺面前打他或是罵他時，爺爺總是衝護着他，不讓父親動他一根頭髮。由於爺爺一種縱性的偏愛的養成，這生來帶着一個固執而剛強的性格的水溜子，他再不肯聽從父親的一句話。父親那樣一個人在他心目中並不認為是怎樣怕的。往往為了一小事情，當父親在他面前完全失去不能控制於他們威力時，他站在旁邊一聲不響地看著父親。可是，等到父親把兩隻怒沖沖的眼睛一瞪，又想去打他，但他身子一轉就跑了……

然而，現在爺爺是被敵人殺死了。水溜子一想到爺爺的悲慘的命運，他的感情有如受到不能忍耐的巨創的損害，因此，壓在他內心的鬱積似的悲哀，漸漸變成了堅強的語言，和理智的呼聲了。他想了想，又重複地說：

「真的，誰不難過呢？你們光一個勁兒哭

有哈用嗎！爺爺是沒有白死，橫豎他一條命換一條命呀……」

「他不打死那個日本人，也許不會死的吧？」

「不會死？你想想爺爺如果不那樣辦，他那麼大年紀，跟去還會活嗎？」水溜子像一個大人那樣，他正經地說：「依你說，我也不該往回逃，假若真不逃的話，我的肩膀底下也許不會挨了他們一槍……」

急急忙忙地看了水溜子的傷，母親哭淋淋地在咒罵着：「那些畜牲，真好恨心呀……」

水溜子推開放在他傷口上的父親的手，他微微笑着說：「媽的，他們送掉一條性命，還糟塌那麼多槍子，我只是受了這一點點傷……」

「你不說還抗同一箱子彈藥來嗎？」

「我已經送到後山上交給游擊支隊了。」

「怎麼？交給游擊隊了？從這點小事情看來，你倒什麼都知道呵。但有什麼什麼你偏偏要氣我哪……」父親像是在開玩笑似地說，他悲苦的臉上，浮滿了一層愉快的表情。「你送去，他們說什麼？」

「隊長誇獎我。你看我的傷不是包紮上藥布嗎？這就是隊長給我弄的，他說傷不要緊，是叫槍子擦了一層薄皮，幾天就會好的。」

父親點點頭，忽然，一種力的熱淚注入水溜子的思想里，他在心里一想，激切地對父親

「爸，日本鬼子再打來，我們乾脆去加入游擊隊吧！」

「活不下去，也只有走這一條路……」父親堅實而確信地回答。

六天以後，沉寂的渡口又恢復往日那樣擾攘攘的熱鬧的景象了。被拋棄在沙灘上，或是水邊上的飢渴的船隻，現在都擄起一身的筋力，在奔瀉的水流里沖盪着。人們的歌唱又開始了。遠遠近近，左左右右，千萬種聲音，給河水激起了一個巨大的活潑的笑的旋律。那急流，它擁着一些波浪洗淨的石岩，山峽，在旋轉，在鼓動。

一隻滿載着客人的破舊的渡船，剛一離開軍渡的碼頭，它身子向西一扭轉，船棹便吱吱地響了起來，隨着這響聲，那從河岸上吹來的帶着沙霧的黃色的大風，就在船的週圍飛舞了。河水的逆流被這一股風的力量一攪動，他像伸出幾隻無形的手掌，把船撞得東倒西歪，失去了平衡，時時有被吞噬得傾覆到水里去的可能。站在船前頭的水溜子，他光露着紫紫色的瘦身子，把發育得並不怎樣健全的胸脯往下傾伏着，兩隻被太陽光曬得有些發黑的臂膀，是吃力地在一扭一扭搖划着一枝棹。

「媽的，刮不完的风……」

水溜子罵着，他不時地把兩條穿褲角褲子的腿挺着，兩隻腳鴨子一滑一滑地在蹀躞着。一支叫囂的巨蟒似的黃流，弓昂着粗壯的

背脊，從遠處直朝着渡船沖來了。這渡船彷彿來不及躲避似的，它把身子一側縮，那黃流趁機便把腦袋一搖擺，就鑽進到船底下去了。船越盪越高，一直被黃流的弓着的粗壯的背脊擦陸了。於是，船的週圍擴大了活的響聲。這響聲，它能吞噬着船身，吞噬着客人，吞噬着漫空飛揚的沙霧，然而，它卻不能吞噬着在河地地上成長起來的水溜子。在軍渡，在黃河的東岸上，他像每一個孩子一樣，是有一個善於泅泳的勇敢的胆量。他不怕狂風暴雨，也不怕巨浪怒濤。河水是他的美麗的世界。有時，他和一夥歲數相同的孩子們，趁着沒有工作的時候，常常會跳到水里去了，玩着各式各樣的遊戲；不是他被幾個同伴抬着路膊，或是抗着腿亂摔着，就是他騎在人家的背脊上猛力踐打着屁股……一個浪花打來，他的身影被沖沒了，再一個浪花打來，他兩手像抓住了什麼似地便從水底下翻上身來了。

他和河流搏鬥。他跟着父親和母親，把每天的日子是消磨在渡船上。（以下刪去一段）

三

六月了。然而，六月又給軍渡帶來了一個災難的日子。石田聯隊野火似的，又燒襲到軍渡的街市來了。

假若日本軍隊對中國苦難大眾，一向是取着個仇視和殺戮的方式，那麼，這石田聯隊同樣不能例外，它是會更殘忍，更暴虐，更能用

它的兇銳的嘴巴，和血腥的大手，做去一些失去理性的，非人道的悲慘的傑作來。

當石田聯隊長在一天下午，一連姦淫了五個歲數相同的發育得並不十分健康的年輕的女孩子之後，他噴着一股難聞的酒臭氣，用日本話對他手下一個軍官藤原這麼說：

「……若是一個中國人，他親眼看到他們女人，或是他的母親，姐姐，妹妹，被我們在姦淫，你說他是不是能够憤怒起來呢？」

藤原一時有些茫然的感覺，但他沉思了一回，一種帶着判斷力的語聲從他喉嚨里跳出來了：

「我說他是會的。如果你想到中國人是有着很堅強的民族性的話。」

「我再問你，當我們把一枝槍，或是一把刀，交給一個被我們抓來的中國人，讓他去殺死他的親人，你說，這個他能不能呢？」

藤原沉默了。他閉了閉眼睛，笑着說道：「我想他不能。也許他會殺另外一個人？」石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他沉吟了半天，突然說：

「我依照你這種看法，我們今天可以試試了。」

藤原遲疑了一回，他反問着：

「那麼，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那個中國人，當他的生命快要受到迫害的時候，他我是親眼看見他的女人，或是母親，姐姐，妹妹，被一個敵人正在姦

淫，我相信他是沒有一點反抗的力量。同樣看法，當我們把一枝槍，或是一把刀交給一個被我們抓來的中國人，讓他殺死他的親人，如果他這時想到在他接受這責任之後，自己會有一個生存的希望，那他是可以殺的！」

「可是，你要知道，在他殺過之後，他一定會生長着一顆給死者復仇的心。」

「那倒不然。這一點是會失敗的。」

「什麼原因呢？」

「從中國人的奴隸性來理解，他是沒有這樣勇敢的心。」

「這只是你自己的看法了。」

石田微微一笑，嘴皮抽抖着說：

「那麼，我們試試好吧？」

「好的。但結果你會失敗的。」

「難道你會經試驗過嗎？」

「是的，我曾經在許多中國人的面前這樣試驗過。」

「再看看這一次吧……」

「但願你能够成功。」

石田和藤原走進一間屋子裏，他們把那網綁着胳膊而蜷伏在牆角下的水溜子和他的父親拖到窗外站着，然後，他們就把水溜子的母親的衣服完全給剝光了。她哭嚷着，掙跳着，仰坐在一把椅子上。她的兩條腿是分開來被綁在椅子圈上，動也不能動。這樣，石田和藤原的獸性動作輪流着開始之後，他們的眼光時時投向外去窺視着這正在被姦淫的女人的丈夫和她

的兒子。他們清清楚楚地看見她的丈夫的臉上，是充滿了痛恨的表情，兩隻冒火的眼睛，像要炸裂出來似的，在向外邊凸着。他的手抓緊了窗櫺子，原先是沉默，而隨着這沉默，他的身子忽然一轉動，果決地竄進屋裏來了。但站在窗外的水溜子，他這時已經不能够再抬起臉子來往屋裏看，他只是用好久沒有流過的淚水在洗着自己筋肉搏跳的面頰。

石田手里握着二枝白朗林，他對着這女人的丈夫惡恨地罵道：

「你動！動就給你一槍！」

藤原輕輕地舒鬆了一口氣，他笑着看了看石田說：

「這一個試驗你是失敗了。」

聽了藤原的說話，石田的自尊心，如同受了不能再忍耐的恥辱的刺激，他紅着臉孔，亂辯着：

「但是，你再看看窗外吧，這可以說我是已經成功了。」

藤原不肯放鬆自己的見解，他進一步說：

「那末再看你第二次吧。」

石田把這三個人帶到院子裏，他給交給水溜子一枝大槍和一把馬刀。水溜子對拿在手裏頭的這兩件有着血的氣息的東西，仔細瞧了一遍，在他敏的思索中，他是暗暗地猜想到石田的用意了。如果恐懼使他感到顫慄，懦弱，和無能，那麼，無疑地他應當在石田面前做一最後的泣哭。然而，水溜子却不像幾分鐘之前

在窗外那樣了，他的眼睛沒有一滴淚，他不想哭。『爲什麼？』石田詫異地問。

再哭了。他知道在幾分鐘之後，他將會看見那

『我要去打仗。』他跑去拿槍，結果當石田用了許多方法試驗水溜子而

老爺的慘遭殺害更爲可怕，假若他還記得在老爺認爲可靠，發給他一枝槍和一套軍服以後，石

死後，他是怎樣發怒，勇猛和逃脫，那麼，他田臉上浮着得意的笑，對藤原傲慢地說：

『再遇到像爺爺被殺害那樣的事情時，他一定會

用他的最後的生命力，把那個殺害的主持的罪

最兇惡給他一個死的懲罰。』

『你又接着說：』

『你看看吧，這不是完全我勝利了嗎？』

『你想想吧，這不是一個奴隸性的沒有勇敢心的孩子

嗎？』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也許你是看對了吧。』藤原說着，笑了。

於是，橡皮船盪着不穩的身子，一刻不停止地往外噴射着赤紅的火焰。並且，並不對受

投 稿 簡 則

- 一、本刊係一純文藝刊物，各種文藝作品，均可登載。
- 二、本刊接收外稿，尤以與抗戰建國有關之作品，特別歡迎。
- 三、本刊對於翻譯，與創作同樣重視，但投寄譯稿，請附原文。
- 四、投稿人務請寫明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訊。
- 五、凡滿五千字之長稿，附足退稿郵票者，倘不掲載，可以退還；但如郵寄途中遭遇意外，未克寄到時，本社不能負責。
- 六、本社對於來稿有酌量刪削之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七、投稿掲載後，酌奉現金報酬，其數目不預先函商。凡經本社致送酬金之稿，本社編輯選本時，得自由選用，不另酬。
- 八、投稿請寄「福建，永安，撫溝街二十三號，改進出版社，現代文藝編輯室。」

關於文藝的民族形式

(續)

張天翼

我們隨便假定那民間藝術的舊形式定得出一個標準，一般老百姓就能變換成某種舊形式吧。那麼這些標準形式，他們為什麼能變換呢？難道是先天的麼？

許許多多的文體，寫法，用語，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經過許多變化發展才長成了這個樣子。

讀著當然也不是天生的能够接受這些東西。他開始接觸，往往是從很陌生的環境裏，聽多了才弄懂得，有些形式是，還得請教內行同學。

不論是誰，要是他頭一次看舊戲，而沒有人可以請教的話，他看了就莫名其妙。一定要有人告訴他，粉韃子就是騎馬，兩面旗子就是兩邊，做就還是坐車，而在台上跑一個圈就走許多里路，就是吹鬚子，做兩眼，臉上塗油等等，無不問，才會知道那是怎麼回事，表現的是什麼。

起初他也許會覺得非常奇怪，也許會記不住。等到看多了，這才弄懂把這種形式當作他自己生活裏的東西了。

就像畫畫表現一個人做戲，就從那個人腦頂又出兩根曲線，到上兩個個螺旋圈，於是放太而成個喇叭口，好像一支大號。在喇叭口那裏畫着的玩意，那就是夢境。你初看的時候，要不向人家問明一下，你能領會麼？

舊小說和唱本等等的套頭也是這樣，前面的詩，「西江月」，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以至「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等等的描寫，都不是老百姓生活裏本來的把戲。本來倒對牠非常陌生，不習慣，他們必須學過一番，必須勉強自己去接觸牠，摸熟牠，這才漸漸讀得來。

這都下過一番苦功的。

如果下了一番苦功而能够得到一點好東西，而要得好東西，就非藉這種形式不可的話，那倒還不算冤枉。那麼我們寫作起來，就得到去套用這些形式，而不作與有別的表现法。

不然的話呢，形式就不妨改變，改變得更足以表現新的內容些。民間藝術的那些舊形式，事實上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以來，變得特別多而且快。一般老百姓已經看到了許多新花樣，並且歡天喜地地接受了牠。

平劇裏就有許多新編的戲，不斷地出現了許多新東西。「海派」戲固然不用說，就是素以正統自命的「京派」角兒，也隨時有許多新腔，新做派，無論是生的，是旦的，有才能的小丑常常不照脚本，而自編一段與時事有關的「數板」。甚至於有旦角（「京派」的）在有些戲裏用進一些蘇常一帶的方言。這些，在這保持傳統形式最厲害的平劇裏出現了，而觀眾總是興高采烈地喝好。

（這些新花樣到底用得恰當與否，自還值得我們討論。我們在這裏裏祇是要說明形式是會變的，會出現新的，而這些並不是不能被接受

的。）

說書的，唱大鼓的，不一定都刻板地根據舊本演唱。他們把原來的舊本子加以修改，把講唱形式也加以修改，要這麼別出心裁，才算是一行的好手，能夠叫座。他受聽衆的歡迎，因他不固守陳套。

再說連環圖畫罷，那向來是照繡像畫那種畫法。可是也漸漸地拿電影故事做題材了，像「從軍夢」，「尋子遇仙」等等，就出了不少。於是畫起做夢來，就不是舊的那一套，而也是像電影那種手法了：把夢境的四周塗上些陰影。

這是從前所沒有的派頭。但讀者決不怪作者——爲什麼不把卓別林腦頂上開一朵喇叭花來做夢，致使他們不能接受。讀者倒很歡喜這種新畫法。

我們祇要拿現在跟從前比一比，就能發見如今一般老百姓接受了多少新東西。

演「文明戲」的戲院裏，觀衆並不見得比平劇裏少些。有電影院的地方，有話劇看的地方，老百姓也極其愛看電影和話劇。

還有，像現在抗戰歌曲的普遍，這也是誰都知道的。我們中國固有的歌曲裏面沒有雄壯的進行曲，在節奏上也從來沒有三聯音符，可是一般老百姓都學會了「義勇軍進行曲」這些新歌，而且很愛唱，比對那些舊調新詞的歌還感到興味些。

現在的老百姓的確不是不能接受新形式。並且——訓練他們去接受新形式，比到他們開始接受舊形式的那種情形，要順利得多，自然得多，易於接受得多。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一般老百姓與我們生活在同一現代中國，可是他們多半還在那里看舊東西——那是從內容到形式都是舊的，與他們現在的生活相矛盾的東西。

生活既然變得不同，那麼他的興味，他的審美觀念，他就變得不同。他現在一想起女人的裹小腳就惡心，他所讀的舊作品可還是三寸金蓮。等到一碰見新藝術——他才發見了他認爲美的天然足。這些新東西裏面，有他自己所用的現代語言，有他自己感得到感覺的，他從

這里呼吸到他現在所呼吸着的空氣，得到了他現在所要得到的東西。這是與他現在的生活統一的東西。這他當然容易接受，比到他的勉強接受那些舊東西，自要容易得多。

我想起我們小時候的學作文，正是這麼一個情形。那時候在小學裏讀的是文言，寫的也是文言。簡直苦不堪言，硬着頭皮來學。寫起來總是辭不達意，而且是硬做，因爲自己的思想得不到那個框子裏去。以後學做白話文——也是學，可是舒服得多，自然得多，不必硬做，心裏有什麼話，就可以寫出。祇要不懷成見，不跟自己要骨頭，想要說點現代的中國話，那很容易接受這種新的文體的。

話又說回來。說是「容易」接受，也不過是說他「能够」「容易」接受而已。要他真的去接受，還得有人去好好引領他：一方面不能引得到他到了某地點就停步不前，一方面也不能操之過急，以爲念一句「唵嘛呢叭咪吽！」他即翻然接受。而是要切切實實，看他的腳勁如何，他能加快就引他加快，他能跑就引他跑，能跳了就跟他跳。引領的人不要落在人家屁股後面，也不要遠遠地跑在老前面：常要檢點檢點，看是不是引領得法。

於是我們要談到「寫什麼」和「怎樣寫」的問題了。

於是我們馬上就會想到常常談起的「舊瓶裝新酒」。這的確是一個很巧妙的比方。不過比方到底祇是一個比方。假如呆板板照字面那麼幹去，那可就不害人。固然，有些是——這種瓶子不能裝那種酒，像紹興花雕罐子就不能裝啤酒。但這比方至多也祇能相似到這一步。

一個汾酒瓶子不妨拿來裝上白蘭地，就是永遠固定用這種瓶子也不要緊，白蘭地不會因此而變味；瓶子與酒之間不會起什麼化學變化。然而——文藝作品的形式與內容，可就大兩樣了，不比瓶是瓶，酒是那酒裝得開的。

如果我們不去摸筆，單是這麼想想，空口談談，就覺得拿舊形式

來寫新內容，似乎是一件極其輕而易舉的事，賽過我們今天穿西裝而明天穿長衫那麼簡單。可是要認真一寫作起來，就遇到實際上的一些麻煩了。

原來形式與內容之間——是會起化學變化的。要不折不扣地用上舊形式，而要不折不扣地把新內容表現出來，那簡直是個辦不到的難題。

事實如此。二者不可得兼。

或者呢，所謂新內容——其實並不是新的，那裏面還沉着許多舊渣子，甚至是有毒的東西。你寫了出來，以為這跟舊形式配合得天衣無縫了，而其實是徹頭徹尾的舊東西，並且未必寫得比一般舊作品好些。

或者呢，爲了遷就舊形式之故，新內容給扭得歪頭孔腦，變了質

了。
我有幾位朋友寫了些通俗文藝作品，那是用舊小說和唱本的形式來寫有關抗戰的題材的，想要使讀者從這里得點新東西。這些形式都運用得很熟練。寫出來的人物和生活，當然絕對不是外國人物和外國生活，說的也不是外國話。然而同時，也絕對不是現代的中國人物和現代的中國生活，說的也不是現代的中國話。

而作品裏所含的教訓意義——有些竟是很陳腐的。

例如一寫到漢奸，則那漢奸定有一付娘胎裏帶下來的狼心狗肺，即使他是暴病而「命歸陰」吧，也是「天報應」。那漢奸的兒女——哪怕是祇有兩三歲，蒼天也會來收拾他，叫那漢奸「斷後根」。至於民族英雄，那照例是天生的忠孝雙全的完人。他要去投軍，是爲了要飛黃騰達，因爲「好漢自有出頭日」。他的太太呢，總是深明大義，「舉案齊眉」的「好賢良」，並且似乎研究過麻衣相法，看她郎君「相貌堂堂」，將來準有一番頂天立地的大作爲，於是她甘心守在茅舍裏或寒窗裏，一面等，一面從事後方生產。

假如要去投軍的是個小孩子，而他母親要勸阻他的話，於是他就

有一番話叫「母親聽稟」，而從「甘肅十二爲宰相」說起。換上年老的呢，則不免有他的兒子勸阻他，於是叫聲「我的兒呵」，而從「太公八十遇文王」說起。

凡是好人，都屬於同一個好人模子。壞人也都是同一個壞人模子。寫到面貌的時候，也當然有那麼一套臉譜。壞人不是滿臉橫肉的兇相，就是目光不正的邪相。好人一定長得很漂亮，不是「堂堂」而又「凜凜」，就是方頭大面，兩耳長得「垂肩」。女子的美貌仍令其「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如果夢形象化點，就另外有一件法寶——一個模子把她一印，印成個「面如滿月」，或是「鸞蛋臉」，再不作與長成別樣的面龐。

你去問那作者：

「難道你以爲漢奸是天生的壞，民族英雄是天生的好，而且還有「天報應」麼？你以爲現在的中國人和生活，是像你所寫的那樣子麼？」

其實那作者本來未必那樣「以爲」。他的頭腦沒那麼靈，沒那麼不清楚。他答復你：

「我是不折不扣地用上舊寫法，才成了這様子的。」

就這樣，他寫出了不合理的東西，而由於這様的不合理，就生出了這樣的結果：陳腐，甚至於有害。

這——他自己也許已經發覺到，也許還沒發覺到。不過經你一講破，他自己也會承認這是一個毛病。

然而不管他自己有沒有發覺這個毛病，他在寫通俗文藝作品的時候——可往往又會發生這同樣的情形。他認爲這種毛病是免不掉的：他把這種作品看做一種特別東西，與一般文藝作品絕對不同。

有一個朋友把他的創作分做兩種：一種是通俗的，一種是「新文學」作品。

你要是把他這兩種作品都讀一讀，你就得吃一大驚：這兩種作品完全不像出於同一個人的手筆，叫你感到好像看見他的兩種化裝照片

似的——一頓是西裝革履的青年，一頓可是古裝的老頭兒。

怎麼回事呢，這是？

原來他的寫作態度——也截然分做兩種的。

寫一般的文藝作品的時候，他非常認真，嚴肅。他知道應該去寫他所熟悉的東西；對他的描寫對象要很仔細地觀察過，研究過。他知道怎樣創造典型，而怎樣形象地把他表現出來。他要思索很久很久，才去動筆。他力求這作品寫得合理，深刻動人。就是一字一句也得推敲一下，看這用得恰當不恰當。

他也許要把自己的作品估量一下——看牠够不够得上中國一般作品的水準，够不够得上世界一般作品的水準；牠將來是不是能够在中國文學史上佔一個地位，配不配介紹到國外去。他要估計估計他作品的藝術價值。

但他一寫起通俗的那種作品來，可就隨便得多了。這種作品雖然也冠以「文藝的」字樣，其實祇是姑且這麼稱稱而已，牠事實上是被作者擯於真正的藝術之外的。

凡是寫文藝作品應有的那些功夫，這里全都用不着了。

自己毫不熟悉的東西，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動手寫。什麼典型的創造，什麼形象化，在這里可放慮也放慮不到牠。憑空想出一個故事，或者稍為聽到一點點影子，也不用費工夫多思索，就洋洋洒洒寫出一大篇來，不必問寫得合理。至於深刻呢，那簡直是廢話，倒是相反，認為這些讀者壓根兒祇能領會淺薄的東西，深刻倒是一種毛病哩。用字用語也不用去推敲；有現成的一套行頭在這里，色色俱全。

這種作品——他寫得很快，搖筆即來，如有神助。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奇蹟：凡是不必顧到怎樣好好地表現那內容，而祇要拿現成的寫法，語句，套頭等等搬過來寫的，當然寫得很快。

這怎麼會寫出好的有意義的作品來呢？

他把這拿去發表——有時甚至於要署一假名字，好像生怕人家笑他的寫通俗作品而使他丟臉似的。現在風氣開了，敢署上他原來的名

字了，然而他總還是把這些作品看得不同些，看做自己的正當文藝事業以外的一種東西。寫起來不妨媽媽糊糊，因為這類作品反正上不得台盤，寫不進中國文學史，更談不到向世界介紹。

我在這里所談的，說不定要算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可是我們都想一想——自己有沒有或多或少地害了這些毛病，有沒有不自覺地害了這些毛病。

有了這些毛病，隨隨便便地寫出了無意義，不合理，淺薄，呆板的東西——牠當然也就失去了一「藝術價值」。假如我們懷了一種先入之見，以為這類東西本身原是談不上什麼藝術價值的，因此就把牠不當回事地對付對付，那正好是倒因為果了。

然而有些朋友說：

「一篇通俗作品，頂重要的是——牠所含的教訓。祇要這所含的教訓是不錯的，那麼這故事寫得合理不合理，錯不錯，那都不成問題。」

要牠含有一個不錯的教訓，當然。

故事裏有些小地方——即如「兩耳垂肩」吧，其實除開廟裏的菩薩之外，我們沒見過活人有這麼長的耳朵，這寫得不合理。可是倒也無傷這作品中所含的教訓。

但要再往裏剝一層看看，事情就不同了。不提別的，就說你輕輕巧巧寫上「天報應」，這祇是順手牽來的，這即使不合理也不過是小節。然而牠可傷了那所含的教訓。把好人和壞人都寫成是天生成的，命裏註定的，而且好壞都擺在臉上；把人物都套上幾個簡單的模式；諸如此類的不合理處，難道不妨礙那所含的教訓麼？

「舉案齊眉」的太太，爲了他個人「飛黃騰達」而才去抗戰的丈夫——在現實生活裏原也可以見到有這樣的人物。可是寫到這些地方，作者就該顯示他的批評態度。不然的話，這就等於告訴讀者說，那一人物的這些行爲和想頭，都是好的。這是一個「不錯」的教訓麼？一篇作品裏所含的教訓——是通過這故事而傳達給人的。

而這教訓，原是從我們這世界，這人生裏得來的：我們看這世界看這人生，要看得不錯，才得到不錯的教訓；要看得深刻，才得到深刻的教訓。

那麼，我們在作品裏把這世界這人生寫成一個錯的，可是又要讀者從這裏面得一個不錯的教訓，那怎麼辦得到呢？

我們姑且來作一個荒乎其唐的假設——假設故事之合理與否不會牽動那個教訓吧。那也不必把這故事寫得那麼不合理，那麼淺薄的。

或曰：非如此不能叫人看得懂。

或曰：把故事寫得合理，這倒是好的，一般老百姓也許可以接受。但寫得深刻——他們就懂不了。

真的麼？事實上是這樣的麼？「且聽下回分解」。

一個作品——要任何人都同樣看得懂，都同樣感到興味，事實上原是辦不到的。

通俗的作品也不能例外。

我們常常說「一般老百姓」，這祇是爲了講話方便起見，就用了這一般的說法。但其實這「一般」裏面，還有千差萬別。這不單是他們的閱讀能力各有不同——遷就了這種程度的可遷就不了那種程度，並且他們還有他們各行的生活：要這作品裏所寫的是他們自己生活裏所觸得到的東西，他才會接受，感到興味。

有的人愛讀「三國志演義」，「水滸」，「西遊記」，而不能接受「紅樓夢」，「儒林外史」——這不僅僅是那些作品的形式的問題，而是在牠們內容的不同。

你要是拿我們大後方的生產建設做主題，描寫工廠生活，而給那些不知道這種生活的人看，即使你是用他們所熟悉的形式寫的，他們也還是看不懂。而從事這些生產事業的人呢，可就看得懂，而且愛看。哪怕是識字不多的人——經人家讀給他聽，講給他聽，他也會感到很大的興味。

並且你越是寫得合理，生動，深刻動人，他們就越有興味，越感動得深。倒是那種隨便寫成的，或是被某種固有形式所變了味的作品——工廠生活不像是真的工廠生活，人物也不像是活人，那麼刻板，扁平，沒有生氣——他們不會愛讀的。

我喜歡聽各行人談他們生活裏的故事，我也講故事給他們聽。我對有些「粗人」講過「阿Q正傳」，祇是把Q讀作Qe，把第一章的「序」裏面——他們不懂的地方略去了，而選從阿Qe不知姓什麼講起。下面幾乎是全部照書講的。他們懂，而且感到很大的興味。他們評論着，有的還聯想到他的熟人，說某人簡直是個活阿Qe。

「風波」，「祝福」——關於第一人稱的有些他們不懂的話，講時也略去了，「離婚」這些故事，他們聽了也感到很大的興味，尤其是紹興人。以前我家裏一附紹興老媽子，聽了「祝福」之後，她恨她自己不識字，不能看這些書，而且她好幾次抹着鼻涕跟我談到祥林嫂，還說了她家鄉幾個像祥林嫂那不幸的女人給我聽。

在杭州的時候，我還對那些稍爲上過幾年書房的人，講過「孔乙己」。他們也把孔乙己評論了很久，有人怪他不肯脫長衫。這故事裏的許多描寫，例如站在櫃台邊喝酒，吃茴香豆，逗小孩子玩，等等，他們聽來覺得極其親切，因爲杭州也有這樣的喝酒派頭。而在那些沒有這種酒店或醬園店的地方，講到這裏就得加以解釋，聽的人對這一點也沒感到那樣的親切：因爲他們的生活裏沒有觸到這些東西。把「春蠶」講給江浙那些知道養蠶生活的人，尤其是養蠶的人家聽，他們能領會而感動。可是在別處——要是那地方的人對於養蠶並不很著重，繭子的賣不賣得掉，值不值價，在他們生活裏並不是一個那麼嚴重的問題，他們聽起這個故事來，被感動的程度就差些。

這是我之所以要說到這些事實，就是爲了要提醒我們自己：不要媽媽糊糊寫些東西塞給他們。

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品是好作品，他們並不是不能感受，惟其寫得合理，深刻，生動，他們才會那麼感到興味，覺得親切，才會那麼感

動他們，使他們常常回味，常常記起那故事裏的人物，而愛他或憎他，而常常議論他。

我還記起一件事，那簡直是一個很清楚的對照。有一位朋友空想出一個前線的故事，用大鼓調寫了出來，讀給幾位傷兵聽。他們沒聽完就笑着念嘴：

「不是那回事。這說得不對。」

至於他們自己講的這類故事，那是些真實的故事。這些是他們生活裏的東西，很平常，絲毫沒有什麼離奇古怪的情節，也不一定有頭有尾。當然更不會有不近情理之處：他們自己原是深深地熟悉那種人物和生活的，連最細小的最微妙的地方——他們也嗅得到，探得到，並且講起來又不用什麼固定的陳套頭，而是用他自己口頭那種生動的活潑的言語，透過他們現代中國士兵的感覺和情緒而描述出來的。有些故事，要是逐字逐句地記錄下來，那簡直就是一篇寫得活龍活現的好作品，使人感動的好作品，雖然有時不免太簡單太「素樸」了一點。

那位寫鼓詞的朋友聽了這些故事，他告訴我他感到慚愧：

「我太小看了他們。我祇是預先擬定一個教訓，編一個故事來套上去。誰知道——他們自己講的故事倒比我的動人得多，倒是他們給了我一個真的教訓。」

慚愧雖然感到慚愧，但不能因此就「擱筆」，說是我們不配寫東西給他們看，而應該由他們來講故事給我們聽。

這可不行。為什麼呢？

哪，每一行的人對於他自己那行的生活，的確是比我們懂得清楚，這不錯。

然而他們還有懂得極其不夠的地方。比如——他這種生活是怎麼發展來的，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而現在又正向什麼方向發展，以及他這種生活和其他東西的關聯等等，他往往是弄不清楚的。他對這種生活裏所觸到的各個東西，固然非常熟悉，但不大會去把牠們概括：所謂一般法則這種概念，往往是缺乏的，猶如他們僅祇知道一

個個的個人，而不知道典型。（有了這些欠缺，所以他們講的故事就往往不免簡單而「素樸」。）

他們缺少諸如此類的東西——可正是更重要更深刻的東西。

所以一個作家並不是不配寫作品給他們看，而是不該草率從事。我認為這些作品不但要寫得入情入理，生動，親切，而且還必須通過這個故事——給他們這些更重要更深刻的東西；而這就是這篇作品裏面所含的「不錯的教訓」。

祇有這樣，才能真正教育了他們，真正使他們進一步得到有益於他們的滋補品。

而同時——這也是深刻的有價值的藝術作品。

因此，我認為為寫這些通俗的文藝作品，應當具體地顧到讀者是哪一行人。這內容必須是這一行人的生活裏觸得到的東西。

而寫起來——我們一定要像寫「文藝作品」那麼認真，嚴肅。一樣的應該寫我們所熟悉的東西，一樣的應該注意典型，形象，一樣的要力求其寫得合理，深刻，生動。作者對他所描寫的各種人物和生括，也一樣的應該懷着他真摯的感情，批評的態度；而這些應該表現得極其明顯。

要利用民間藝術的舊形式呢，就決不是硬生生地拿來套上，以致因辭害意。有些不能表現新內容的濫調，就得毫不可惜地丟掉。而舊作品裏寫得好的地方，我們必須向他學習。

至於作品裏的語言——當然不是外國話，但同時也不是中國古代的白話，也不是所謂「書語」，而是現代中國老百姓說得出的活生生的口語。

寫出一篇通俗小說來，我們要使牠能够列在我們的一般文藝作品裏而無愧。要是寫一個大鼓調，我們也要像寫敘事詩一樣認真，把牠當作一種可以用三弦彈唱的敘事詩，能收進自己的詩集子裏而毫不減色。

式問題的全部。

等到我們中國一般老百姓都能够直接去讀偉大作品了，無所謂通俗作品了——到了那個時候，難道我們就不必再講求什麼文藝的民族形式了麼？

還是要講求的，當然。

寫到這里，似乎可以「帶住」了。可是慢一慢，還有兩句題外的話，想附帶地提一提。

我以為我們一面談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一面更要多寫點書評：無論是一般的文藝作品，無論是通俗作品，我們要對牠作具體的批評。這麼着就使作者得到的益處更多些，更切實些。而讀者也能得到同樣的好處。

同時還需要這樣的研究文藝——把舊作品拿來分析，從現代中國人的立場來給牠一個評價，看我們可以從牠那里學到多少東西，怎樣學，我們從牠得到一個怎樣的教訓。

還有呢，我們寫文藝論文的時候，也該注意到這論文的形式，該注意到人家讀不讀得明白。當然，這種文章是專門性的，給那些研究文藝的人看的。可是我們也該看一看：我有沒有寫得疙里疙瘩，不着邊際，叫那些研究文藝的人都摸不着頭腦？這篇文章像不像一個中國人寫的，而且中國人讀了能不能得到一點益處？再反省一下，我不是祇求我的創作要有中國風，而我的論文却不妨讓牠寫成洋八股？

如果有了這些毛病，那我們一定要趕緊改正牠。

我覺得一篇好的論文——除開牠的說理之外，也還須有作者的感情在裏面，這該是作者自己的文章，有他自己的風格。

民族形式不單是文藝創作的事，就是理論文字——既然是中國人寫給中國人看的，並且看了要有所得，使之能在中國實踐的——那麼也該注意到牠的民族形式。(未完)

營 外 嬰 子

營門外數滿天星

枕着草原的月出之夜

我把深思停在遠天的雲片上

雲片在吐食着初升月

想到有好些地方，有人

不能無事高臥草原仰觀日月了

爲了是草原上有恥辱的足跡

血的記憶，兇暴的眼睛。

請不要說我于百忙之營中

却偷閒于營外寫了一首詩

正因爲我隨了營，隨了戰鬥

我乃有步伐奔于復仇之草原

石 滾 河

臧克家

石滾河，
 滾滾的向東流着，
 跌下了萬重山崗，
 落在這黃土的山地上，
 抱一片平沙，舒一口氣，
 向扯連不斷的青山
 扭動銀色的身子。
 石滾河——這水背上的山寨，
 在青山的光裏沈埋，
 它不會看見過完整的天空，
 海樣的平川，
 永遠來不到它的眼中。
 山雨，打彎了寨牆的腰，
 山風，給它吹上把年紀，
 牆頭上的甌瓦
 心都空透了，
 一個洞眼
 埋一個記憶。
 山，壓在它背上，
 山，屏列在它眼前，
 攀巒學着八月的巧雲，
 在它右邊右邊縈纏。

轟 炸 中 及 其 他

巴 金

靜 寂 的 園 子

沒有聽見狗的聲音。現在園子裏非常靜。那株不知名的五瓣的白色小花仍還寂寞地開着。陽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樹上，給那些綠葉塗上一點黃色。天是晴朗的。我不用抬起眼睛就知道頭上是晴空萬里。

忽然我聽見洋鐵瓦溝上有鈴子響聲，始起頭，正看見兩隻松鼠從屋瓦上溜下來，這兩隻小生物在松枝上互相追逐來取樂。牠們的絨線球似的大尾巴，牠們的可愛的小黑眼睛，牠們的頭頸上的小鈴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索性不轉睛地望著窗外。但是牠們跑了兩三轉，又從籬籬架回到屋瓦上，一瞬間就消失了。依舊把這個寂寞的園子留給我。

我剛剛埋下頭，又聽見小鳥的叫聲。我再看，那株桂樹枝上立着一隻青灰色的白頭小鳥，昂起頭得意地在歌唱。還有，那根橫在屋頂上面的電燈綫上，有一對麻雀在那裏吱吱喳喳地講話。

我不瞭解這樣的語言。但是我在那些音裏面聽出了一樣安閒的快樂。牠們要告訴我的一定是牠們的喜悅的感情。可惜我不能回答牠們。我只把手一揮，牠們就飛走了。我的話語不能使牠們留住。牠們留下一個園子的靜寂。不過我知道牠們過一陣又會回來的。

現在我覺得我是這園子裏唯一的生物了。我坐在書桌前俯下頭寫字，沒有一點聲音來打岔我。我正可以把整個心放在紙上。但是我卻漸漸地煩燥起來。這靜寂像一隻手慢慢地挨近我的咽喉。我感到呼吸不暢快了。這是不自然的靜寂。這是一種災禍的預兆，就像暴雨到來前那種沈悶靜止的空氣一般。

我似乎在等待什麼東西。我有一種不安定的感覺，我不能夠靜下心來。我一定是在等待什麼東西。我在等待空襲警報。或者我在等待房東家的狗聲音，這就是說預行警報已經解除，不會有空襲警報響起來，我用不着準備聽見那凄厲的汽笛聲（空襲警報）就鑽門出去。近半月來晴天有警報差不多成了常例。

可是我的等待並沒有結果。小鳥回來後又走了；松鼠們也來過一次，但又追逐地爬上屋

它聽倦了，一陣峭風
 叫起的那整林木，
 它看厭了，那縱橫的山形，
 永遠不改變一下面目。
 靠山吃山，
 斧頭在山林裏丁丁作聲，
 傍水吃水，
 海水裏撒下了捕魚的網繩，
 山地裏，石子咬着鋤頭響，
 農人撒下一個希望。
 種子同沙石共眠，
 茂草與禾苗爭長，
 犖確餓瘦了穀粒，
 就同穀粒餓瘦了農民一樣。
 人深的枯草
 獲圍住一條山徑，
 一頭垂到深谷，
 一頭扯在半空，
 路口上盤丈八長蛇，
 守一窩餓狼，
 蹲一條漢子，
 專等客子從這裏過住。
 他們更結羣在山間呼嘯，
 深山裏法網永遠撒不到，
 他們闖進山莊，
 殺死人命，
 搶走食糧，
 臨去放起一片火光，

頂，我不知道牠們消失在什麼地方。從我看不見的正面樓房屋頂上送過來一陣咕咕的烏鴉叫。這些小生物不知道人間的事情，牠們不會帶給我什麼信息。

我寫到上面的一段，空襲警報就了響。這等待果然沒有落空。這時我覺得空氣在動了。我聽見巷外大街中汽車的叫聲。我又聽見飛機的發動機聲，這大概是民航飛機出去發報。有時我們的驅逐機也會在這種時候排隊飛出，等候着牠們的敵人。我不能再寫了，便拿了一本書，鎖上園門，忽忽走出外面。

在城門口經過一陣可怕的擁擠，終於到了郊外。在那裏就攔了兩個多鐘頭，和幾個朋友在一起，還在草地上吃了他們帶出去的午餐。警報解除後我回來，打開鎖，推開園門，迎面撲來的仍還是一個園子的靜寂。

我回到房間，回到書桌前面，打開玻璃窗，在繼續提筆前還看窗外，樹上地上，滿園園子都是陽光。牆角一叢觀音竹微微地在飄動牠們的尖葉。一隻大蒼蠅帶着嗡嗡聲從開着的窗飛進房來，在我的頭上盤旋。一兩隻烏鴉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叫，一隻黃色小蝴蝶在白色小花間飛舞。忽然一陣奇怪的聲音在對面屋瓦上響起來。又是那兩隻松鼠從高牆沿着那洋鐵滴水管溜下來。牠們跑到那個支持松樹的木架上，又跑到架子腳邊，有假山的水地的石欄杆上，在那裏追逐了一回又沿着木架跑上松枝，在松葉後面了。松葉動起來。桂樹的小枝也動了，一隻綠色小鳥剛歇在那上面。

狗的聲音還是聽不見。這些時候那裏沒有一點聲音。我想大概這一家人大清早就到城外躲警報去了，現在還不會回來。牠們回來恐怕要在太陽落坡的時候。那條肥壯的黃狗一定也跟着牠們「疏散」了，否則會有狗抓鬥的聲音送進我的耳裏來。

我又坐在窗前寫了這許多字，還是只有烏鴉和小鳥的叫聲陪伴我。蒼蠅的嗡嗡聲早已寂滅了。現在在屋角又起來了老鼠啃東西的聲音。都是響一回又靜一回的。在這個受着轟炸威脅的城市裏我感到了寂寞。

然而像一把刀要割破萬里晴空似的，嘹亮的機聲突然響起來。這是我們自己的飛機。那聲音多麼雄壯，牠掃除了這園子的靜寂。我要放下筆到庭院中去看天空，看那些背負着金色陽光在藍空裏閃耀的灰色大蜻蜓，那是多美麗的景緻。

轟 炸 中

(十月十一日)

當二十七架敵機飛過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幾個人正躺在草地上，樹蔭給我們遮了當頂

從此山村裏碉樓突起，
從此山村裏圍起了圍牆。
桐柏山中

到外熾燃着鬥爭的烈火，

人同人，

人同生活。

現在，這個鬥爭

轉了個偉大的方向，

長台關上敵人的大炮，

震動了人心，

也震動了山崗。

綠林的好漢，

加入了游擊的行列，

人民把保衛身家的長槍，

用來保衛自己的祖國。

公路關開亂山

直插進敵壕，

軍用的車馬

把黑夜連起明朝，

荒山成了個平安世界，

腰纏萬貫保你孤身子走黑道，

夜心裏，

四山烽火高燒，

像萬條簇動的火龍

爬亮了所有的山峯，

它號召山裏的人民起來，

起來參加民族的戰爭。

的陽光，但我偏起頭就可以看見一藍無際的天海中飄浮着二十七隻排列得很整齊的白亮蜻蜓。從樹下看，這些似乎是很可愛的東西。然而牠們帶給我的卻只有憎恨和畏懼的感覺。我剛才還聽見了炸彈爆炸聲。現在炸彈又在我們的前後左右響了。和狂朗狂朗相近的聲音，使我們四周的空氣震動起來，我不知道炸彈落在什麼地方。而且我不知道這殘酷的侵略者要到什麼時候才終止牠們的屠殺行爲。我們靜靜地伏在地上，偶爾用極低微的聲音交換一兩句短語。機聲很強大，並且越過越響。我抬起眼睛去看天，我滿眼都是陽光，只看見頭上有一個無涯的藍海，卻找不出一個白點子。但是機聲就在我們四周響，我覺得牠們始終在我們頭上盤旋。難道牠們仍還在找尋目標？難道今天牠們不給我們一個喘息的時候？機關槍聲，高射炮聲，炸彈聲，混雜在一起成了極可怕的音樂。尤其使人心悸的是那飛機俯衝投彈的聲音。但這時候我的心反安定了，我似乎是在等死，對將來不存一點希望，也就沒有一點雜念。不過根據我過去的經驗，我沒有聽見炸彈在空中旋轉的聲音，我知道落彈的地方和我們還有相的距離。這個判斷使我從容地從地上坐起來。

但是一種沙沙聲突然響起來，聲音很大，我知道這是可怕的聲音，連忙伏在地上。於是一個大的爆炸聲響了，我的身子受到一下震動。另一個年青的朋友跑到稻田裏去，他伏在剛割好的稻草上。他後來告訴我們，他被這震動拋了起來，這把他駭壞了。

在這個巨響以後，我們等待着第二次的同樣聲音。但是除了機聲外我再也不聽見什麼。空氣似乎較為甯靜一點。

我想，大概今天的災難又完結了。我噓了一口氣，正要立起來，忽然一陣飛機俯衝聲隨着風送進我的耳裏。聲音十分響亮，我瞥見一架敵機的影子掠過我們頭上。我的心被一個恐怖的概念抓緊了。我默默地等待着這最後的災難。

然而跟着來的卻是安靜。機聲也漸漸地死去了。過了片刻，四周還沒有動靜。這彷彿在告訴我們敵機已經離開市空了。我們一個一個地站起來，伏在田裏的人也走來，大家開始講話。所有的眼睛都望蕩市區的西方。那里正冒着大股黃黑濃烟。烟霧遮蓋了天空的那一角。

「我們的家一定炸掉了，」一個朋友帶着絕望的表情說。

「我們的學校恐怕也靠不住了，」第二個朋友說。

「日本人欠中國人的這筆債不曉得要到哪天才還得清，」第三個朋友說。

我沒有說什麼，我卻在想這筆血債將來應該怎樣地償還。回到城裏，纔知道我們的家完好無恙。但是第二個朋友的學校卻遭了慘炸，連她們的宿舍也被震壞了一部分。

(十月十三日)

愛與仇

布 德

一個「滿洲囚徒」的故事

「起來，馬鹿！……」

早晨，天剛剛有一點發亮，還腳隔在夢的中心的時候，秋子的叱罵已經擲到枕邊了，揉揉惺忪眼，望到她那張曾經是美麗和溫存的象徽而現在是比最冷的冬天還顯得嚴寒的臉子時，不由得胆怯的披起衣服。獸獸的走到爐灶去燒水。

「馬鹿！」這是秋子對我的稱呼嗎？這是一個妻子對丈夫的稱呼嗎？「不」，否定過何止一千次呢？而且何嘗不曾想到；「振作起來，給她看一點顏色……」可是，想到那一個恥辱的日子，那一個日子裏既然她的祖國的將軍們敢騎着馬鬚橫的進攻這座城池，而我的祖國的將軍們呢，不是不統率着如虎狼一樣雄健的隊伍，不是倉庫裏缺乏着射擊的子彈，但是，應該從他們嘴裏發佈英勇的戰鬥的命令的，而出乎意外的，他們却輕輕易易的發佈了「退却」的命令。「退却」，如虎狼一樣雄健的我們的隊伍，一顆子彈也沒有發射便統統安全的退

却了，我們的將軍們就這樣豪爽，拋棄了那樣遼闊的祖國的土地，拋棄了三千萬祖國的人民能够絲毫不動聲色；我難道就不能學學我們將軍們的豪爽嗎？這樣六年來，我用僅有的忍耐承受「馬鹿」那樣卑賤的稱呼，承受比「馬鹿」更卑賤的稱呼。甚至辱罵，而不敢給秋子看一點我丈夫的顏色……雖則在鏡子裏不只一次的覺到在秋子的凌辱下，在秋子那國度裏來的顧問的凌辱下，我紅潤的臉色一天比一天蒼白，每一個夜晚都做惡夢，却仍然那樣想着安慰自己：「既然將軍們的豪爽能拱手送給敵人肥沃而遼闊的自己的國土，我難道就不能在自己的妻子的面前低首下心嗎？」想着想着時，就不由自主在她的吩咐下，在她的叱罵下去切菜了，去燒水，去接受更苦的奴役了……

但是，就是那樣在想着而且做着的時候，我又何嘗甘心呢？我的血管裏流動着中國祖先英勇的血液，流動着一個男子的血液，每次去洗菜燒水的時候，在水光裏我總望着自己魁偉的身影，而自語着：「不甘心的，總有那麼一天，我要給她看看我的顏色，我要……」

無而，那一天，什麼時候才來呢？六年奴隸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啊！六年，長長的六年啊！一連串的恥辱，一連串的恥辱的日子，到處是秋子那嘴裏來的顧問，秋子那國裏來的蠻橫的軍隊啊！……

什麼時候才是我給她看顏色的一天呢？現在喚醒我的又是一聲「馬鹿」的叱罵，擺在我面前的又是一個黯淡無光的日子，在叱罵下又只能默默的去燒水……

無盡的恥辱的日子要到什麼時候才完結呢？我是用着怎樣可驚的忍耐才熬過了一年，兩年，六年……

二

在爐灶邊，看火焰緩慢的跳躍着，一切回憶也都躍上心頭了。想着當年爸爸在那些錦繡的日子，想到東京那些揮金如土的日子，幾會想到今天要為她——曾經是東京的下女，我的異國的妻子，所指揮做奴役呢？想着想着時，我覺得眼裏有淚了，淚掉下來了，無聲的滴到地上，然後又偷偷的揩乾眼圍邊的淚跡。是怎麼樣的一種可怕的變遷呢？六年前，我出去上課和教課回來的時候，她跪在「塔塔米」（註一）上送我出去，迎我回來，為我煮好濃咖啡等我，而現在是我要在她叱罵下為她燒水……而且連流淚都得背着她偷偷的流，她見着時是又會大聲的叱罵的：「又在懷念你的祖國了吧，」（這里刪去五十五字）那樣一個字如同一枚針那樣刺痛我心坎的話，我怎麼聽得下去呢

？爲了不給她瞧見，我只有一個人躲在僻靜處偷偷地流淚。我寧願她用比「馬鹿」更卑賤到一百倍的名詞罵我，只要不提到支那，我祖國的聖潔的名字。多少次我埋怨自己受過的教育，對於一個失去了祖國的愛護的奴隸，沒有受過教育也許對他倒是一種幸福，而我是這樣不幸，我所受過的教育使我自道我的血管裏流動着祖先的血液……對於祖國的熱愛，對於自己的民族的熱愛如同熾熱的爐火一樣烤炙着我……對於祖國，從前，從來沒有這樣愛過的，而現在就是那樣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熱愛燒着我……

我不是不知道做丈夫有丈夫的尊嚴的，我也並不是生來就怕我妻子，但是，既然秋子是異國的人，我又有什麼方法不在她面前低首下心呢？這樣說，也不是說我生來就怕異國的人，但是，怎麼說好呢？既然秋子那國裏的將軍們知道蠻橫的進攻，（這里刪去十四字）我又有什麼方法不在她面前低首下心呢？

我是清清楚楚的記得的，在東京，她怎樣偷偷的送我扇子，怎樣偷偷的在「塔塔米」上吻我而且擁抱我，而當黃昏，上野公園沉浸在乳白色的月光裏邀她出去作一次散步的時候，她又怎樣用悲怨的聲音告訴我：「在帝國，女人是沒有這種胆量，也沒有這種幸福的。」於是，無可奈何的，甯願不去領略上野公園的黃昏的美，而留在「塔塔米」上看一個帝國的少女從眼睛裏吐出來的幽怨。

「在你們貴國，女人可以公開的和男人一道散步嗎？」她輕輕的說，「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有這幸福呢？」

我便告訴她，在我們祖國，男女一道散步是怎樣普通而且常見的事情。告訴她在晴空下，太陽照着烏蘇里河谷，青年男女在蕩草叢旁緩緩的散步是怎麼一種無比的幸福，我又告訴我們的祖國是怎樣遼闊廣大，不愁沒有我們散步的地方，於是，我仔細的爲她描摹着那終年披着白髮的長白山，和烏蘇里江上成羣的鯉魚在陽光下閃爍着金鱗，是怎樣一種燦爛的色彩。

「不要忘記，將來你一定要帶我回你們貴國去。」在我仔細的，一點也不誇張的敘述裏，她眯着不勝羨美的眼睛。

我答應了她，我說我將來回國的時候一定和她同行，於是，又是吻我，又是緊緊的擁抱我，而當我真的帶她回到我祖國來的時候，那終年披着的白髮的長白山，閃爍着金鱗的烏蘇里江，真的在她眼裏閃耀的時候，她又用着怎樣充滿着感激的聲音告訴我：「托你的福在你的身邊我享了過多的幸福了……」於是，每一個清晨，和每一個黃昏，我出去教課和教課回來時候，她總在「塔塔米」上跪着送我，迎我，給我甜甜的熱烈的吻，給我預備好咖啡……幸福在我的杯子和咖啡一樣充滿着。

誰想得到那一個恥辱的日子會突然降臨呢？那一個我永不會忘記的恥辱的日子……

九一八……

我記得的，那一天我喝醉了酒回家，我憤憤的告訴她：「你們野蠻的軍隊，簡直沒有理性……」

她沉吟了好一會，然而終於抬起頭率直說了：「不是我們的軍隊野蠻，而是你們的軍隊懦弱……」

「你敢這樣說？你看將來我們的軍隊會反攻的……」我憤怒到了極點。這一天我沒有喝咖啡便逕自走進了自己的臥室，我看見杯裏咖啡的熱氣在我和她爭執時漸漸的消失，我想不到我的幸福在我的杯子裏也已經突然的消失。

第二天我沒有出去，一直是好多天我沒有出去，我在「塔塔米」上悶悶的坐着，等候我們的將軍們反攻的消息的到來。我不知想過多少次，等我們將軍們反攻過來的時候，我要狠狠的教訓秋子一頓：「你看看究竟誰家的軍隊懦弱……」

我還想徹底的改換家庭的佈置，不要「塔塔米」，不要盆景，我甚至想趕走秋子，如果她對於我祖國的軍隊的譴責不從心裏生出懺悔的話。

但是，但是……我們的將軍們是可驚的誠實呵，說「退却」便真的遠遠的退却了，永遠沒有聽到作一次反攻。我是不敢相信我們的軍隊的懦弱的，但是既然不懦弱，又是什麼使他們作誠實的退却呢？我不知道那樣肥沃而遼闊的祖國的土地，三千萬需要祖國愛護的人民

，在將軍們心上佔了怎樣一個位置？

悶在屋裏的時候是何等的感到苦惱呵！我
想想祖國，從前祖先交給我們的時候，是怎樣
遼闊廣大，那終年披著白髮的長白山，連綿到
幾百里看不見陽光的「窩集」，（註二）烏蘇里
江上成羣的鯉魚閃爍着金鱗……我曾經隸屬于
一個那樣遼闊廣大的祖國，而現在除了悶在家
里，我竟無法找到一個散步的地方。有一次，
我想看看我過去教課的學校的情形怎樣，便大
着胆邁步出去了，但在離開學校遠遠的地方，
我已經望見校門口插着紅紅的日章旗，便非常
傷心的折回來。想着無窮的，長山白下，烏蘇
里江的邊緣，和連綿數百里的窩集，一定也都
插上了醜惡的日章旗，而那樣的遼闊廣大的地方
曾經都是我們親愛的國土呵！……想着想着，
幾乎流出淚來，將軍們怎麼會想到「退却」的
呢？……

這真是怎樣一個淒涼的改變，就是家，後
來又何嘗是我自己的家呢？滿屋子是秋子的冷
酷的笑聲，呵叱聲，指使我夫做什麼幹什麼的
吩咐聲，……我自然早沒有了咖啡，也早沒有
了幸福，而不知怎麼的對秋子所吩咐的勞役，
起初是懷着無可抑制的憤怒勉強的做去的，後
來却也順從的做去了，……沒有熄滅的只是我
心里的憤恨之火，我常常一個人默默的自語着
：「不甘心的，總有那麼一天，我要給她看看
我的顏色……」

這之間，長白山下，烏蘇里江邊緣的日章

旗換了五色旗，而從東京來了不少顧問……

我依然接到了我從前教過課的學校的聘書
。據秋子後來告訴我這完全由于從前的同學
山本顧問的提攜……

我望了那張聘書好久，那里寫明要我担任
的課目再不是歷史或者國文，而是那可咒咀的
日文，我想撕碎它。但是又想着：當着秋子的
面，真是撕碎的話，會有怎樣的結果呢？……
于是，默默的接受下來了，而且心里暗自
計算着：「我可以教得馬虎一點的，而且我可
以叫學生們永遠不要忘記我們自己的種族的歷
史……只要我們活着，我們總有那麼一大要從
敵人的壓迫里起來……」

三

懷着一顆悲痛的心去第一次教學生們日文
的情景，到現在還是那樣鮮明。學生們一排列
靜靜的坐着，顯示出那樣惶惑的神情，而有一
個年紀較大的却出乎意外的突然，站了起來：

「先生，怎麼你不教歷史了……」

這句活像一柄鐵錘那樣擊來我的心坎，是
的，我為什麼不教歷史呢？我不是剛剛講到漢
朝說衛青用怎麼樣的英勇趕走入寇的匈奴，說
班超怎麼樣在異國教了匈奴的使者威振四方，
……我們的祖先曾經那樣英勇，我們曾經有那
樣燦爛的歷史，我為什麼不教歷史了呢？我對
得起英勇的祖先嗎？……但是，這難道能怪我
嗎？如果今日的將軍們也和當年的衛青那樣英

勇的捍衛自己的河山，我一定仍然講我祖國的

歷史……而現在，不是我不樂意教而是我沒有
權利來教了，我從心里深深的懺悔着：為什麼
過去在我有權利教的時候，我不肯出力多教一
點呢？為什麼我要偷懶不肯多發一點講義呢？
而現在，我即使想着那樣做的時候，我已經
沒有這權利了。我對得起這許多學生嗎？我對
得起自己嗎？我為什麼不在過去將我們的燦爛
的歷史講得更詳細一點，更生動一點，使學生
們即使在淪為奴隸的今日，也燃燒着對于光榮
的熱愛，而將來誰說得定，就在我這羣學生當
中會出現衛青，出現班超，和當年的將軍一樣
英勇趕走入寇的異族，……敵人是怎樣的深謀
遠慮啊！他深深的知道，我們的子孫的體內奔
流着祖先英勇的血液的可怕，他們要我們麻木
，要我們使用他們的語言，而我，我是一個中
國人，為什麼却幫着敵人來使自己人忘記祖國
的語言？我是怎樣卑賤而且無恥，啊！我為什
麼那樣做呢？……我想默默的丟開手里的日文
書，大步的離開講室。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甯
可餓死，我不幹這卑賤而無恥的勾當，……但
是，我真能那樣做嗎？我想着學校的屋頂翻飛
着的五色旗，支持五色旗翻飛着的紅紅的日章
旗和日章旗所表示的國家的軍閥的殘暴，……
我終於無可奈何的翻開了日文教本的第一頁，用
那樣悲痛的聲音回答了學生：

「我們沒有權利再讀自己的歷史了，但是
我願你們和我一樣牢牢的記着：我們的歷史是光

輝燦爛的，……」我不能十分順利的說下去，一種淪為異族奴隸的悲哀使我感到窒息。

我的眼睛里潤濕着淚，我看見教室里所有的學生的眼里也都潤濕着淚，這光景是十分危險的。我說：

「現在不比從前了，大家都得小心一點，流淚是無用的，只要我們記住我們自己的歷史……」我非常堅強的，沒有讓淚溢出來，痛心的說：「現在開始我們的新功課。」

我在黑板上用顫抖的手寫上了幾十個片假名，我看見山本顧問胖胖的身影在窗外閃爍：

下課時，山本顧問拍拍我的背：「李樣，你教得很好，我們是老同學，你好好的幹，我會設法使你做校長的……」

我回答了他一個微笑。沒有人知道這笑里所含蓄的悲哀。我要做校長嗎？我要做校長更痛心的以奴化教育我們的子孫嗎？不，不，我在心里堅強的否定着。

然而，否定着，今天從心里否定着不止一千次，而明天，在呵叱下，至秋子的威脅下還是去好好的對那一羣天真的孩子教「……」了，雖則我從心里明白着我不想靠山本的提攜來做校長，我是中國人，……我希望我的學生當中能有一個衝破一個班超，然而我却教他們「……」，我從教育上來隱蔽他們……我幹着怎樣罪惡而無恥的勾當啊！沒有比滅絕自己祖國的文化還有更大的罪惡，但這樣

罪惡深重的事情我却正在幹着，繼續幹着，一年，兩年，六年，……

什麼時候完結這恥辱的生活呢，什麼時候有那麼一天讓我給秋子看看我的顏色，我要使她激頭激底的明白：中國人不是馬鹿，中國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國的丈夫是堅強而且剛毅。

四

我和平常一樣的時候趕到學校去，同事們却已經都到了，我看看我的的錶：七點半，我並沒遲到。但是當我向校長照倒問着「早上好」的時候，我發見他臉色很難看，陰沉沉像要下雨的天色。

「老李，山本顧問又來查學校了，你自己小心點……」校長的聲音里埋葬着一千種痛苦的委屈。

我不知道校長為什麼事情納悶，但想來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同事們都竊竊私語着：「檢舉，檢舉我們不盡的……」

「聽說已經打起來了……」我這才知道教地理的小丁被日本特務隊「檢舉」了，小丁是校長的外甥，難怪校長的臉色很難看，無疑的，被檢舉了是兇多吉少的，小丁那光彩奔奔的眼睛，那一幌一幌的身影都親切如在目前，想不到那樣年青的人就得被檢舉，就得死在魔手下，……這樣的事情怎麼能想像呢？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人，昨天還笑

着，喝着太陽牌啤酒，今天就被「檢舉」，就被日本人活活用火油燒死或者像宰豬那樣的一刀刀割碎；而說不定，今天是小丁，明天就是校長，就是我……

是一種怎麼樣悲慘的生活呢？檢舉！檢舉！雖說檢舉不盡的，但繼續不斷的檢舉，繼續不斷的把活活的人殺死或者碎割總是太殘酷的事情……

想着想着時，再不能和往常那樣堅強的克制自己，讓淚不溢出眼眶來，我看見我底淚珠，大而晶瑩的滴下地上。

教音樂的馬安小姐輕輕的規勸我：「不要流淚，流淚只表示我們的懦弱，這回我們的軍隊已經跟我們幹起來了，我們要生活得更堅強一點，總有一天……」

「真幹起來了嗎？什麼地方？」

「聽說在蘆溝橋。」我說不出心里的觀喜要用什麼字來形容，這消息太突兀，太使人難於相信，但是難道馬安小姐會撒謊嗎？馬安小姐，那樣一個嚴肅的姑娘；不，不，她決不會撒謊，這是事實，我竭力使自己相信這是真正的事實。

我要給秋子看看我的顏色的一天，終於快到了，我要告訴秋子：「看誰家的軍隊懦弱」的那一天也終於到了，我們可敬愛的祖國的將軍們終於知道除了忍耐還有抵抗是他們的武器。可以想像的：兩邊軍隊一碰，將軍們這回就毫不猶豫下了戰鬥的命令，就這樣打起來

了，就這樣證明了中國軍隊的英勇……

真的，我們要更堅強的活着。怕什麼呢？

檢舉，檢舉我們得盡嗎？……而不要幾個月，我們的將軍們便攻過來了，什麼山本顧問，什麼日章旗，五色旗，都得回他們老家，連秋子我也得請她回老家去……

這樣想着時，却不提防有人站在我底面前了。

「老李！山本顧問請你呢。」那個事務員「馬猴」，那個時常向山本顧問獻媚的「馬猴」說着，而且陰險的笑着。

我站起來，我知道山本顧問請我一定也是兇多吉少，也許這回就檢舉到我，就將我活活的燒死？……我不能想下去，我看看身邊所有的同事，他們的眼睛都溢露着同情的光輝，然而，同情！同情救得了人嗎？我們給多少被檢舉的朋友以同情，而多少被檢舉的朋友還是活活的被割，被燒死，一萬分同情不能減少他們一分痛苦，而現在，和我往昔給別人同情一樣，別人將無數同情給了我，然而，如果我真被檢舉的話，我仍得被割，被火燒，……同情對我有什麼用呢？我終於堅強的站起來走出休息室。

「李光！你勇敢的去，我們人多，我們有三千萬，我們不怕他們的，……而且蘆溝橋已經打起來了……」馬安小姐用堅定的聲音鼓勵我。

「蘆溝橋已經打起來了！」這句話在我心上

是一支不滅的火炬，這深深的鼓舞了我。是的

，我們怕什麼呢？我們有三千萬，不，我們有四萬萬五千萬，就算我被割，我被燒死，而四萬萬五千萬人都會伸出粗大的手爲我復仇。我怕什麼呢？我終於勇敢的誇進校長室，站在山本顧問的前面了。

「李樣！你的功課教得很好，學生們連平假名和片假名都分不清楚。」山本陰險的笑着。

「山本先生！我只能那樣教，學生們弄得清楚，弄不清楚，那得看他們用心不用心學，我可管不着。」我倔強的回答了，我想起山本在早稻田讀法律的時候，也何嘗弄得清楚每一門公課呢？

「你管不着？你還教什麼功課呢？從明天起，你不用來了，學校里用不着你……」山本氣呼呼的說：「要不是看老同學的面子，我還會檢舉你，危險分子……」

不教就不教，誰稀罕這門功課呢？誰忍心教這門功課呢？仍舊想倔強的回答的，但是，想着我應該放聰明一點，我終於謙恭的回答了：

「是，山本先生。」我鞠了躬，輕輕的退出來。一轉背就是馬猴媚嬌的笑聲：「這種危險分子早就該開除的。他幾時認真教過功課？山本先生，一向來你真大量……」彷彿山本點着頭，我聽見他後來吩咐着馬猴：「這功課明天就請你教，要好好的幹，可別像他……」

「是，是，承山本先生培植，……」又是

一陣馬猴無恥的笑聲。

我走過休息室，把山本顧問解除我職務的消息匆匆告訴了同事們，和學生們，學生們流着淚送我，想到那些眼淚都是孩子們真情的流露時，我也禁不住流淚，但是終於我堅強的克制了自己的熱情，我沒有流淚，我想到馬安小姐的話：「流淚只表示我們的懦弱。」

于是，我揮揮手，囑咐着他們不要忘記祖國光榮的歷史，終於勇敢的離開了他們。

五

在回家的路上慢慢的走着的時候，心裏一遍一遍溫習着馬安小姐的話：「我們要生活得更堅強一點。」馬安小姐的聲音是那樣秀麗而且堅定，以致我全身充滿了勇敢。

然而，站在秋子面前的時候，望到秋子雖是美麗而被冷酷的寒霜罩着的臉龐時，一切的勇敢，不知怎麼的都化做懦弱。

「你，回來得這麼早？——切菜去！」她指着菜和切菜的刀冷冷的吩咐着。

我順從的做去了，和六年來一樣順從的做去了，而在心裏却有一種六年來所未曾有過的想念盤踞着：「看你還能作多少時候的威福呢？我們的軍隊就要打過來了……」

這樣想着的時候，就把山本顧問撤我職務事情大胆的告訴了她。

「你，你怎麼得罪他的？……」她咆哮着（下接第九五回）

村 婦

夏 琪

剛跟同志宋憑吊了戰場——那是一個巨大的約莫有五百個以上的住戶的鎮子，在連續一週的猛烈的炮火之下，中國軍隊把敵人趕出鎮子，但全鎮業已沒有一所完整的屋子，滿眼的淒慘——每個人檢了一些染有殷紅的血漬的「武運久長」的旗子，指揮刀，千人針，黃呢帽，紅肩章，軍事郵便，來自遙遠的島國的女人照片；此外，作爲消遣，我們還各自帶了一個朱德使用的手榴彈。天時已近黃昏，四野飄浮流蕩着微薄的暮靄，廣袤平坦的麥地，逐漸爲夜暮所吞沒，濃厚的黑暗在加速澎漲。鐵路兩旁以及那被毀壞了的月台上，這時聚集着很多從不遠的前線退下來的散兵和傷兵，亂七八糟地躺着或坐着，有的在談論，有的在呻吟，也有的則在咒罵了一陣之後，喃喃地負氣地背着槍支沿鐵路線走了。但是我們兩人却還找不到一個寄宿之處。我們的部隊一定又開往別的地方去了，他們大概是坐火車走的，却讓我們兩人摸了一個空。怎麼辦呢？出發時是並沒有預料到會碰到這樣的結果的，沒有帶軍氈，而現在却還是暮夏初時分，夜間一定很寒冷。同志宋嘆口氣道：「唉，這真是要命的事情！」

「不要急，」我安慰他道：「船到橋下自會直，且去買根油條果腹吧。」於是兩人便向月台上一個買油條的小販走去，並且奇怪着敵人剛剛退走，竟馬上就有小販出現的事情。

油條是黑的，同時也硬得要命，不過這不但是後方大都市，不是有着高貴的酒樓和堂皇的菜館的地方，而是一個血腥未過的戰場，兩人統共買到了五條，一邊吃，一邊信步亂走——無所冀希也無所期待。

同志宋突然叫了起來：「老夏，你瞧——你瞧那邊！」

我朝他擎着黑油條的那手所指示着的方向望去，那是吃了大砲或炸彈的襲擊而呈顯着殘破不堪的車站的站房，聳立着的白聖的高樓業已爲炮火啃去一半，如像一隻殘廢的臂膀，以可驚的毅力與強烈的仇恨伸向上天——他所指示的是車站前面柱子上的一個字條，那上面粗筆寫着兩個大字：「×支」。

只要一看那番號，就知道那是標明着屬於跟自己同一隊伍的兵站支部的所在地。這一看見一下子就把我們兩人投入一陣意外的喜悅里，便快步跑將過去。

車站的前門業已全部倒塌。半截露着錯落不整的狗牙鏽齒一般的缺痕的牆頭，佈滿槍眼和裂縫，兩旁堆積着一些零亂的殘磚斷瓦。我們繞到後門，那里却依然獨自保持着完整的半壁，縱然它的上半截屋子已被災禍所啃去。兩人跑進後門，在另一端爲瓦礫所阻塞着的走廊里遇到兵站支部的主任黃副官。

「嘿，老夏！」他一見面便有力地捉住我的胳膊，高興萬狀的叫喚。

我笑着說道：「要是沒發現那個字條，差一點沒地方落脚了呢。」

「沒關係，沒關係，」他操着土腔很重的官話，「我招待你們好了。那字條也才貼起來，我也剛到不久。老宋，你倆吃過什麼東西沒有？」

同志宋扁扁嘴做了一個苦澀的臉孔，「五根黑油條！」

「好，我這塊有，」黃副官馬上把我們引進全車站唯一的一間完整的屋子，「我有麥餅，也有雞蛋糕，就是沒有開水！」說着馬上吩咐勤務兵從床底下拖出一隻小小的粗製的邊櫃上印有「濟南造」字樣的彈藥箱子，現在它是暫充着食物箱。開起蓋子，那里面所有的也不過只是三四個冷而硬的麥餅，還有一個半紙包——大概這就是作爲珍貴食物的雞蛋糕了。主人特意把小紙包來款待賓客，而我們，在這地方照例是無庸什麼謙讓的，小紙包里的四塊雞蛋糕立刻成爲狼吞虎咽的對象，還不時低

祇嘴唇上的油味，然後又貪婪地啃起了麥餅。

黃昏的脚步是匆促的，沒遮欄地驀地而來，立刻又驀地而去，大量地把世界扔下留給黑夜。屋子裡沒有燈火，黑黢黢的。在摸黑安置下睡之處所時，因為沒有軍靴，地是水門汀，初夏的晚上是冷瑟的，於是黃副官就提議道：「這樣好咧，咱們三個就打橫睡，好在這張木床闊度很够——三個人打橫，睡睡蝦公覺是將就得下的！」

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不久，從斜向東南的窗口里流瀉進一縷淡淡的月亮，帶給我們以光輝，也帶給我們以悽清林楊的感覺。在左邊的遠處，傳過來清淅的急躁的機槍聲，咕咕咕咕……無間歇的鼓噪。空氣里流動着雖然輕微，但却悶窒的炭火氣息，它影響着人們的情緒，知道自己在怎樣一個地方，在周圍進行着怎樣的事情。月光斜斜直照在屋子的犄角，那里的壁粉業已剝落，露出裂開了的泥土的肌肉，布着大小不一的彈片的傷痕。勤務兵退下木壳，警戒地擎着槍，做出隨時都可以射擊的姿勢，站在門邊。外面起着呻吟聲。

黃副官啞歎地說道：「做一個軍人真叫是神仙老虎狗，你說這樣的地方怎麼好安置兵站呢？誰能担保今天晚上敵人不會衝過來？」

一壁說，一壁從腰間橫皮帶取下左輪，在月光里卸下子彈，又復把它們安上。

彈。同志宋就把自己的那一顆擊在手裏，望望窗外，沉思地說道：「出去走走好嗎？很不錯的月亮呢。」三個人就走出屋子，看見門外地面上來了很多受傷的弟兄，沿牆邊站着，坐着或是輪着。他們原是散在鐵路旁邊的，這會便都集中到車站里來。他們作着呻吟與死詛。

黃副官又回身吩咐勤務兵：「不要走開，屋子裡可不能讓誰進去的呀！」

三人出了車站，走下車站後面的麥地。原野是一望無際的，在澹淡的月光下，彷彿在輕輕波動，彷彿在悠長嘆息，彷彿有不可計數的鬼怪在從遠處撲索而來……我們走着，前後左右都是顯示着人類的殘暴的焦黑而巨大的彈坑，蹂躪着遺留在土地上的破碎的彈片。初夏的夜風，習習吹拂，聽不見鄉村應有的點綴的獵犬吠，一片深邃難測的靜寂，是一個愁慘而憂鬱的夜。

走在前面的黃副官突然大聲吶喊道：

「那一個？站住！」

我們三人立刻警戒地站住，哨兵似的往前面瞭望。大概在距離兩百碼遠近的地方，在矮矮的麥浪里，有一個隱隱約約的黑影在移動；如果是黑夜，那應該是不可辨別的，但現在却天壁清明，皎月當空，我們六隻眼睛都瞧得一清二楚。黃副官上前幾步，掏出左輪，向那黑影一揮——拍！一顆子彈嘯叫着劃過了夜空。奇怪，那黑影發出聲音來了，而且在迅速近來。

黃副官情緒緊張的喝問：「——那一個？站住！——再動一動便打死你！」

「老……老……總……總……」

現在聽得清楚了，是一個顫抖的啞聲的女音。什麼人呢？難道是難民嗎？還是兜賣茶水的老婆婆呢？——我們最希望她是兜賣茶水的老婆婆，因為我們正渴着。自然，同時我們也絕不忘記戒備的，我們是在戰地，最重要的我們還是軍人。黃副官那枝左輪依然指着那黑影。

「那一個？」

「老……老總，俺是一個老百姓，俺屋裏就在那邊庄子上……」

不錯，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中年村婦。按照着這邊一般鄉村婦女的習慣，她頭上包着一塊破舊的布巾，大概是淺藍的吧，不過在月色下一時瞧不清顏色。她臂上掛着一個歪斜的小筐子，里面堆滿着零碎雜物，彷彿還有饑饉之類食糧。這時，她作着急步後的喘息；現露在包布下的半個臉孔做出恐怖的迷惘的表情，一手指着那為炮火所毀滅的簞子，訥訥地說：

「老總，俺屋裏就在那邊庄子上……老總，俺是上個月逃出去的，俺現在去瞧瞧自己的屋，俺老娘就在屋裡沒有逃。唉，老總，剛才的那一槍可真嚇碎俺的胆，」於是她拍拍自己的胸口，而且把它挺到我們的前面來，「你瞧，俺還心直在跳着哩。」

這樣的村婦怎麼能引起我們的興趣呢？我們見的太多了，我們的興趣寄托在疾馳的進軍，激烈的衝擊，撼震山岳的吶喊，以及炮吼，槍鳴，馬嘯，劍舞里，面對着這樣一個平凡的村婦，我們輕輕噓出一口氣，便落漠地把眼光收回了。

「黃同志，你這一槍可真險！」我搭嘴道。黃副官把武器塞回腰際，興奮地說了一句：「打死個把老百姓算什麼呢，」便提議回車站去。

那村婦遲疑地注視了我們一下，獨自嚶嚶着，但聲音很低微，隨後也就自向那邊鎮子走去。我偶一回頭，發現十數步外的那村婦也正是在回顧——這時便又急速地跨起步來。一個為月光所投射在地上的黑影，勾引起一種夢幻的神祕的感覺，也勾引起我多餘的惻隱與同情。戰爭毀滅了她的一切，而現在，她跨過原野，正懷着一個完全不可能的期待，回到殘破的屋里去，結果却讓一個突然的失望接待着自己。同志宋諷嘲地撞撞我胳膊：「怎麼呢？又想做詩了嗎？」

「不是詩，我在想着中國人的命運。」
「一定是你的詩人氣質又同情起剛才那個村婦了吧？」

「是的，」我坦白承認，「那不是值得同情的嗎？難道她不代表着一種悲劇嗎？」
「還不像一個軍人的話——軍人的感覺是沒有詩人的那樣纖細的。」

走在前面的黃副官，彷彿並沒有留心我們的對話，他望望天，又望望夜色朦朧的田野，然後自言自語道：「明天一定得走，兵站不能安置在這塊的。」說着，又復聊以解悶似的輕輕打起了口哨。

走回車站，內外的空地上，走廊上，到處都是傷兵。他們無秩序地躺在地上，有軍靴的把緊裹着自己的身子，沒有軍靴的便赤臂露腿的擠在人堆里，呻吟與咒詛雜然並作。我們很謹慎的從人堆里跨過。走到門邊時，看見一個輕傷兵正在跟勤務兵起齟齬。輕傷兵固執地要進屋去，揮舞一根木杖，訴說着自己為國家所供獻的勞績與犧牲；但勤務兵却是斬釘截鐵的，只是拙笨地重覆道：

「不行，就是不行——我就是一句話：不行！」

一見到我們，自然，這個難交涉便移到了黃副官身上。他首先把勤務兵呵斥了幾句，立刻又把一大串很得體的讚詞送給那傷兵，心平氣靜的說出自己的身分和任務。「同志，」他還拍拍受傷者的肩背，「並不是說不肯，你們傷兵同志都是榮譽戰士，那能不肯呢？不過我有我的任務，而且你們人多，只你同志一個人就不用費這個唇舌了。」

那輕傷兵很容易的便給說服了，就委委屈屈地在門邊走廊里躺下，但却依然喃喃不已。三個人估摸着一張木板床，大家都屈曲起腿，我的膝蓋抵着他的膝窩，這樣偏促地側着

身子。爲了避免牽連全局，每人都不敢稍稍有所動彈。然而剛才這一趟月下漫步，却帶來了無限慨歎，這時就滔滔不絕地流將出來。

遠處的機槍的噪叫，在夜靜時顯得格外淒淒，如像突然移近了許多。我們是都沒有鬆卸服裝的，僅由一條厚實的軍氈保持着溫暖。

一會後，我們的談話爲一陣擊門聲所打斷。睡在床前地上的勤務兵已自管自裹在軍氈里打鼾，我們不忍叫醒他，便由黃副官自己下床去開門——對一個軍人，武器便是生命；他的右手警戒地握着那支左輪。

門開開，借着從窗口放射進來的月光，我們所看見的却又正是那個村婦。

「怎麼？你要做什麼？……」

我和同志宋也就推開軍氈，坐起了身。那女人業已跨進屋來，神情畏怯，半依半着門，垂下臉，彷彿很羞澀的輕聲說道：

「老總，這里借俺宿一晚……」

黃副官不憚地回絕她：「你不是回屋去的嗎？幹什麼又找到這塊來呀？」

「老總，俺屋子毀咧，俺娘也沒見着呢。」

「這里面是不行的，你要睡就睡到外面去好了。」

「老總……」

在月光里，我很清淅地看見她咬了咬牙。哦，站在我們面前的不正是一個年輕美貌的村姑嗎？現在，她比半個鐘頭以前足足要年輕了十歲。她輕輕地說着這兩個字時，那咬咬牙的姿

態是很有幾分嬌媚的。

正在這時候，裹着軍氈做美夢的勤務兵也驚醒過來了，他馬上一隻跳蝦似的站將起來，機警地擎着槍支。而當他看清楚了是怎樣一會事之後，便氣虎虎的直取那村姑——對付一個鄉間女人，在勤務兵永遠是一件愜意而勝任的事情：

「你滾蛋！媽拉個臭X！」

「老總，你這……」她求助似的瞥了我們一眼，不肯順從。

於是勤務兵便打算動手去拉了。

「你官長，」不待碰到身子，她就尖聲叫了起來，「你救救命！你行行好！……」

或許是她這種爲什麼毒虫螫了一下似的模樣，她這種顯得有幾分不自然的驚駭，招致了黃副官的不滿吧，他神態嚴重的告訴她

那聲音是竭力壓制着憤怒的結果：

「你們老百姓就是這樣不講理，不受好言好語！這塊不能讓你留宿的，快出去，快一點！」

勤務兵也從旁頂上一句：「快滾蛋！媽拉個臭X！」於是他又推了她一下——她一踉蹌，但一隻手却執拗地攀住門檻不放。

「偏不要走！」——這聲音是從門邊走廊上發出的，原來是適才那輕傷兵站起來了，他敵意地注視着我們，相對着村婦，拋出一陣難堪的漫罵。

「傷兵同志，這不關你老兄的事。」

「那一個說不關我的事！」他的態度橫蠻

極了，偏着一個不馴良的頭，像一隻好鬥的公雞，「你們嘴巴天天喊，要軍民合作，要軍民合作——合你娘的作！我們當弟兄的，拚一點點餉，爲國犧牲，你們呢，倒躲在後面怕死貪生……」

「同志，你這是拉到什麼上頭去咧？」

但他偏強地揚着原來就高低不平的眉，「我不管，我就是要打抱不平！我們掛了彩的是人數多了，她老百姓總只有一個呀！」

這樣相持了好一晌，最後是黃副官的牛性子來了，拔出那支武器，聲言如果再不出去，子彈是不認人的——沒有情面的。於是，村婦才老不願意地嘟囔着退將出去。

勤務兵很快的把房門連同攪擾和禍害一起關了出去。

月亮上升。射進窗口來的月光，這時逐漸縮進，正好披上我們的床。熱烈的機槍的嗚叫聲繼續傳來。夜深了。流瀉着月光的窗口彷彿還流瀉着初夏的寒氣。傷兵的呻吟低沉下去，但我們的慨歎的泉源却增漲起來。我們談着夜談，談着月亮，談着靜與夢。

門外走廊上，情形也正相同。適才那村婦在跟輕傷兵作清夜談，聲音一時高，一時低，如像在訴說什麼，又如像在咒詛什麼。

地上的勤務兵轉了一個側，輕輕的對門外那對男女拋出一句猥褻的嘲罵。

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入睡的……驚醒過來時聽見外面人聲嘈雜，正發生着一陣不

小的騷動。在許多錯落的聲音之中，一條爲意外與驚駭所打擊得發顫的嗓子，掩蓋着一切，從車站追向外面：「你個娘！趕快！一個奸細！還聽見發自近處的槍聲。」

我們三個人一跳下床，勤務兵也已起身，大家一擁出門。

「趕快！一個奸細！……」

所有的傷兵都站着或坐着。「那邊，官長！」「一個，官長，趕快！」一個女漢奸！……但我們無暇細聽他們的訴說，三個人比賽似的掄出車站去。那輕傷兵正揮着他的木杖，一跛一踉的向前追逐：「一個！一個！……」

我們趕到那輕傷兵，他正發瘋似的在追逐着。

「什麼！一個什麼！」

「他娘的，好險！原來是一個……她竟探問我……」

月亮正爲一片雲塊所掩蔽，大地很昏朦，但我們依然看得見前面有一個黑影在迅速蠕動。

黃副官一連射擊出三彈子彈，正待發出第四彈時，驀地聽到低空一種金屬的嗚響——她在回擊。

四〇——一〇·一九·完稿

更正

本刊上期審查證原係七十五號，誤排爲一一七號，特此更正。

血與仇恨

陳 崎

標 幟

在大建築物的鐘樓上面，在輪船的尾端，在路旁的窗口邊；我看到了那一幅中間有着一個紅色圓形的旗幟，在隨風招搖着，我的記憶裏的仇恨立刻就被喚醒起來。

那白布上面塗着紅的血，我聞到了血腥！特別是：在我們的被破壞了的都市的樓上，在我們的滿披着彈痕的殘缺的城頭，在我們的荒廢了的田野的壕溝邊；我遠遠的望見了這一支血的標幟下面，山積的堆滿屍體，那些都是我們良善而勇敢的同胞們：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連到不滿週歲的嬰孩，都被拋在一起！他們在那裏躺著，被當做那旗幟的祭品！

四十年前——從那時候開始，東方的惡魔，就舉起牠的魔手，擎着這一支旗幟，開始闖進我們的和平家園裏來。牠們走遍了浮在南海的無依孤島，走遍了掛在黃海的貧困的半壁；牠們勝利的停在馬江口外；停在鴨綠江畔。

「我們的旗幟是多麼的可愛呀，」對着那一支旗幟，牠們傲慢的笑着，而且又給塗上了我們的同胞的紅的血。「如今是像太陽一樣的光輝了呀；我們的不滅的象徵！」

現在，我們的同胞的骨肉被當做糧食，熱血被當做飲料；正像傳說裏的牛魔王一樣，牠們每天每天都用着豐盛的晚餐。

從此，牠們漸漸發胖，慾望也更加強大了。於是，牠們重新舉手了魔手，擎着那一支帶血的旗幟，再次闖進我們的和平的家園裏來。牠們走遍了黑山白水，走遍了富饒的原野；一直把鐵蹄跨過萬里長城，竄進函谷關。把帶血的腳跡印在我們的大地上面，印在我們的心坎！

牠們把血的標幟樹立在我們的文化城，我們的聖地；我們的黃河北岸，我們的揚子江口。使我們永遠記着那天大的仇恨！

奸淫，擄掠，殺戮，無家可歸，——偉大的痛苦使大地戰慄，蟬聲震動，河海也沸騰起來了：「我們這一次得做一個偉大的清算，了結了過去的悲慘的血賬；」所有屬於光榮的黃帝的子孫們，此刻都警醒了。「我們發誓，我們要用英勇的後羿的手法，把所有武器都集中起來，封着那血的標幟，射着那紅心，一直把他射穿，并且射倒！」

誰還甘心被殺戮，被侮辱，被逐出自己的家鄉？——我們的同胞奮然而起了！我們一向自卑的靈魂，現在變得尊貴；孱弱的軀體也變成威武的。我們有力的握着我們的武器，踏着同伴的屍，浴着血，拚死和惡魔搏鬥：固執的糾纏，勇猛的攻擊着，直到他們筋疲力竭，遍

體鱗傷，衰敗的跌下去！終於，我看到了那一支血的標幟也倒了下來，倒在殷紅的血海裏！

行 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大約有一半以上，是一點什麼世故也不懂的孩子們。陌生和驚惶的神氣充滿了他們的小小的光輝的兩眼。五六歲的孩子，緊緊的牽着母親的衣角，他們不明白這對於他們的母親是加重了負累的。八九歲的女孩就不同了，她們能够揹着一個小小的包袱，或者還替她的母親揹着不滿四個月的小弟弟。

小弟弟的幼軟的面孔，掛在姊姊的稀疏短小的髮辮下端，他們熟睡了，沒有哭泣。那小小的生命，無瑕的靈魂，彷彿生下來就懂得要學得嚴肅，學得堅實，并且怎麼樣去忍受偉大的痛苦。他們的一對軟弱的小足，站也穩站不穩，就已經得離開他們的故鄉和家了；他們的一隻無力的手，現在是低低的垂着，但將來却需要他們拿出力量來，繼承着我們這一代的未了的事業，去建造新的強盛的自由的國家！

「揹好你的弟弟；」所有的女人的頭上都纏着一塊紅帕。肩上揹着包袱，背上揹着孩子。上了年紀的老太婆却只能扶着一支手路的棍管，再下是一對天足，沒有鞋，更沒有襪。他們有的是一種人類所有最可貴的美德：不

斷的在操作，忍受着勞苦，担當着所有的，不是命運所註定了給她們的悲哀和煩惱。

恐懼，憂慮，死滅和求生的希望，迫使她們離開了他們的兒子，丈夫，家鄉和田園。她們已來不及和他們的兒子，丈夫話別，也未及再詳細的收拾她們的家園了。一個或是兩個孩子，一張棉被和幾件衣服，這已經够累死了一個被迫逐的，更何況她們都是女人？

她們慌張的，毫無留戀的離開了她們的一切。她們已經懂得留戀是無益的。兒子和丈夫，能够拿槍的都拿起槍來了，她們是去爲更大的任務而奮鬥的！——村落裏到處都着了火，田野滿印着敵騎的足跡；露在自己的家裏就得讓焚死，讓姦辱和殺戮。她們被這些可怖的魔鬼追逐着！

「日本——天收的日本呀！我們和牠有什麼仇恨呢？」老太婆在自解自語的呢喃着。

沒有仇恨？原先或者是。現在却每個人都恨死了日本鬼子！——她們的家鄉的一根草，一寸土，一片瓦和一支槩；這其中都有着她們的愛情和勞力，是她們的財產和生命。——但現在日本的飛機來了，牠拋下了炸彈；日本的大砲也對準着村落發射，於是，燬滅，整個村落都燬滅了！馬在田園吃禾，人在墓頭便溺，她們的祖宗所遺留給她們的所有的一切，完全被侮辱被掠奪了！

她們立刻就變成毫無所有的，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她們離開了她們的家鄉一步，對於日本的仇恨就加深了一分；走得愈遠，仇恨就愈大。那些重大的仇恨鎮壓着她們，使他們變成嚴肅而困頓的。她們默默的在走着，連到小孩

子也懂得不是哭泣的時候了呢！

這行列，全都是婦人和孩子，淒苦狼狽的在這「和平」的馬路上走過，是一種多麼可怕的對照呀！——一、二、三、四……七、八……二百或者二百五十，或者更多一點。這些人每一個的心中都懷着一個仇恨。——二百人的仇恨所結成的，不，我們四萬萬人的仇恨所結成的仇恨，要怎麼才能够使之平復呢？

白沙壩

白沙壩，一條天然的防堤，橫臥在沙尾和馬鬃的海岸之間；遠的遠望過去，在靠天的那一邊，在蔚藍的海岸的盡頭處，就像是一條白綫。

海岸像年輕而快樂的母親，熱情的撫愛着她的新生的兒子，并且無憂的笑着：花啦花啦，花啦花啦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吻着潔白的沙基。

沙基上面有着無數漁人，辛勤的在操作着。他們像海浪一樣，是不知休息的海的兒女。

晨曦。陽光還沒有升起，漁人們已經搖着他們的漁艇，靠近了沙壩。他們讓海浪把漁艇推上了沙基，并且拖到上面來；開始進行收網的工作。——他們用力的拉着聯接着網結的長繩，像溯流而上的黃河岸邊的舟子們在拉着纜，沉重的哼着無字而又應和着濤聲的漁歌：

「咳吓嘎……咳吓嘎……拉呀！……」

拉着拉着，他們拉起了滿網的希望來。

於是，太陽也笑了：爲了看見在籃裏跳躍的魚，看見濕漉漉的赭色的漁網。

白沙壩上隨處都張着漁網。一個長長的下午，漁人們用着他們的粗糙有力的手，把心思

結進網孔裏面去。準備着——明兒趁海潮漲起，星星還有光的時候，再把漁艇搖向海中去。

去撤下一個滿滿的網。日落了。他們走向沙壩的長着蘆荻的那邊去，那背面就是漁村，是他們的家。……

他們無憂的簡樸的一天就過去了。

辛勤的波浪在和平的海裏跳動着：日子是辛勤的，但却充滿着和平。多少年代以來，漁人們就在過着這麼辛勤而和平的日子。

然而——突然，這麼樣的一天開始了：那些以售賣仁丹出名的下賤的海盜，騎着灰色的殘暴的海馬，像一尾可惡的虎鯨，突破那些無力的海波，衝進漁人們的領域來。

於是，悲慘的結果不斷的發生着：漁人們的網被穿破了，漁艇被撞爛了；他們的生命也被吞噬了去！

溫柔的沙壩上面呀，如今却擱着無主的破爛的漁艇，那些斷肢抑臂的漁人的屍體，在淒涼的隨波逐流！長長的數十里的沙壩上面，看不見一個漁人，只有失魂的野狗，在寂寞的梭巡着。

未死的漁人們呢？他們懷着滿懷憤恨，在蘆荻的背面裏，眼巴巴的望着遠方：

「我要吃掉那些虎鯨！」

「有一天我們總會搗爛那些海盜，像搗爛一尾漲大了肚皮的河豚！」

每一個黃昏，每一個午夜和每一個清晨，漁人們聽見了濤聲，他們的眼睛裏就滿含着淚水，咬緊了牙關！他們發誓要爲他們的同伴，他們的漁網和漁艇；他們的被侮辱的母親——溫和的偉大的海報仇！

——廿八年作於香港

早晨的車站

王晨牧

早晨的車站

從四方八面聚集着人來

從密排着屋頂的城市

從疎疎落落的原野的村莊——

從不會起得這麼早，今天是破例

從睡醒得溫暖的床上起了起來。

這靜靜而又活躍的

早晨的車站被籠罩在灰白的曙色里。

車站上擺着無數的列車——

客車，軍車，貨車，材料車……

在等待開着。

這里，更增高我們的內心的熱情

使我們懂得戰爭，生存與理想……

乘客坐在車上

此刻是安閑的，放下提攜與背負了

他們在吸着菸，思索着

思索那理想的去處

香港文藝縱橫談

蕭天

一 三年前的荒漢

香港歷來就很少文藝活動。當上海戰事尚未西移，長江正被封鎖的當兒，留港作家主要者僅許地山先生一人，他在香港大學教書，不常問外事。愛好文藝者雖不少其人，但可憐當時的香港文藝環境太對不起他們了，那時的香港簡直是一片美麗的荒漢！

「學堂」投詩云子曰，出題不是「秦始皇漢高祖合論」，就是「試論文言與白話孰優孰劣？」等等，學生們出了校門還不會寫一張便條。如果你再要瞧瞧當地報紙副刊的話，那末街頭道口便是報攤，而且多，呵，天呀，是怎樣的啊！晨報（早晨四時出版），日報（八時出版），晚報（下午三時出版），以至于小報中的三日刊，五日刊，隔日刊，舖滿了一地，還得上架子，至少也有四五十種，還可真够全國報界失色了。但你一份份打開來能看些什麼樣的副刊呢？除了絕少數刊登一些平凡的白話雜論外，其餘大小地盤儘為文言長篇章回小說所包圍着，題名若「豔婦浪跡」，「深宮秘史」，作者如「閣主」「老叟」一流，莫不古色古香，逗人心癢。而且此類才子的才氣也幽深無底，數十種副刊小報紙只見經常十數人的大名。一揭橫陳，幾番吞雲吐霧，靈感就如泉水一般的湧出來了。可惜我報導的不是他們的文藝，否則恐怕要有趣得多。那些副刊的大編輯們也是才子之流，因此無怪乎新文藝找不着篇幅，白話在香港佔了下風，而文藝青年要大倒其楣了。

報紙副刊如此，那末文藝雜誌又如何呢？

那是更不用說了，算來算去，除去外來的幾種外，本地出版的一份也沒有。這原因是：第一是沒有人編，第二是沒有人看。沒有人看就是看的人絕無僅有，無論什麼刊物非蝕本關門不可，這也就足見當時港地文化水準如何。

再有一點也攸關於香港文藝不振的，那就是書店太少，商務中華的書不合青年脾胃，而一般小而老的舊書店又專賣標點書，于是青年浸淫于愛情武俠小說中，益發難以自拔。

新文藝被這偽裝美麗的都市所騙出，既無大將坐鎮文壇，更少有搖旗吶喊的卒子，偌大一片肥地竟荒蕪了百年，沒有人下種，沒有人施肥，舉目遠矚儘是沙磧不毛的黃土帶，空空盪盪，好荒涼啊！

美麗而又愉快的去處

軍隊是圍坐在月台上
背著子彈，橫臥着槍
那邊堆着糧糈，那邊堆着軍火
他們在望着，等待那個
開車的時刻來到。

所有的這里的列車都是向南開的
向南開：到桂林去，到岷崙關去，到南甯
去，到安南去……

到西南的後方、前方去，到我們的鄰
邦去
打擊那些來侵略的敵人，尋獲美麗的生活
和美麗的理想……

所有的人都是愉快的
接談着，或者哼着輕鬆的旅行的曲子
而在叫喊不休的
小販的聲音，傳播在他們之間……

是甯靜而又活躍的
早晨的車站，飄過
輕涼的晨風
發出「突，突，突」的不斷的機械的響聲
和流動帶着芬芳的新鮮的空氣……

二 綠 芽

荒涼的時候一直延續到廿七年春。
而綠芽透露，且也蓬勃成長了。

上海戰事西移，滬港通航，作家們要到內地去的，有不少經過香港入粵，這小島頓時像
極起來，成了非常重要的交通站。來往既多，當然也不乏安居下來的。其中最主要者厥惟茅
盾先生。四月間「立報」南遷在港出版，他就負責編輯「言林」，同時又手創至今發生廣大
影響的「文藝陣地」半月刊。雖然僕僕港粵道上，心力交瘁，却把一個垂死的病人刺激醒了
，「言林」和「文陣」開始在青年中間起了同化作用，「文陣」教育他們，「言林」是他
們惟一發表思想的地方。另外幾家副刊也因此開始經常的採用文藝作品，而且茅盾，許地生
先生等還在同年十月召開了一次魯迅先生逝世紀念會，這完全是劃時代的，值得誇耀的。促
成這一成功的社會背景是：

①大動亂之後，外鄉人帶給香港居民以戰爭的具體感念；青年們漸漸知道國家大事
，渴求新的刺激，而古老的漸遭摒棄。

②各方聚集來港的人數陡增，文化水準提高，經濟生活也起了變化，轉利于雜誌報
紙的創辦。

③原來的文藝青年被壓抑過久，如今一旦有人領導，自然泛濫了他們喜悅的感情。
但這時候情形還未可樂觀，舊勢力依然龐大，新文藝是很難擺成對抗的姿態的。不過好
日子終于到了，廿七年八月接連新出了兩份大報——星島日報，和大公報香港版。稍後是申
報，立報也擴充篇幅了，此外還有星島（上海辛報化身），星島晚報和大公晚報。新型報紙
頓時聲勢大振，將原有的直壓下去，以致于銷數銳減——停刊的事件也頻頻發生。

報紙實在可以說是很有影響于文藝活動的，新添了報紙，自然也新添了副刊和編者，得
這一來，地盤有了，人也有了，就先打定了基石。上述各報的文藝副刊在廿七年底是這樣
情形：茅盾編立報的「言林」，蕭乾編大公報的「文藝」，戴望舒編星島日報的「星座」，
吳景森編申報的「自由談」。由于作家的增多，新文藝篇幅的擴大，新鮮空氣的轉換，再加
上外來的文藝刊物書籍如「七月」，「戰地」，「烽火」……的教育作用，青年作家開始新
露頭角，他們以前還是文藝的愛好者，到香港後才執筆學習，如今却已獲得常識了。那時香
港的文藝空氣確是蓬勃一時的，因為廣州失後，作家來港的極多，而原來的還沒有離開，便
十分熱鬧。可惜不久，茅盾先生就赴新疆教書去了，「言林」由適夷轉讓葉蕓風接編，「文陣
」則由適夷代編至今。他們都是剛從廣州來的，廿八年一月適夷于「言林」發表的「一點意見」

今天，車站上是沒有人傷感或哭泣的——
月台上的送別人和車上的離去人。

……車開了，一列，兩列，三列……

走出了車站，向橙色的曠野奔馳去。

我聽到一片鐘聲和一串哨子聲

那是在讚美着

讚美勇敢的壯大的遠行

艱險而又是幸福的……

一九四〇年九月杪·于衡陽

松 林

嬰子

松林頂一片月色

林下却有銀色的碎步

如有一陣風從遙遠吹來

打得松林大叫

我熱愛於這一座松林

每日我有一匹白馬奔于林下

我常設想是輕跑于另一座林

林深處有我熟悉的柴門

那麼且再待一時吧

我必當騎馬來到那座林的

馬馭着我，我馭着勝利

以一枝折斷之敵旗敲開柴門！

一文，可喜的替「文協」打下江山。

三 文協——由草創至式微

這打江山的工作可也够費氣力；百年來香港無所謂「文壇」，最近一番盛況，喜則可喜，却還有問題。大概知道抗戰文藝使命之重要的朋友該不會抹殺文藝界分化渙散的罪過吧，如果從飛機俯瞰，那末當時的香港文藝界非常像中國古老的農村，這兒一堆，那兒一座，稀稀的分佈廣袤的原野上，隨處都是空隙，說過份點，恐會老死不相往來。爲了強化文藝工作，香港文藝界團結的需要早已有人感到了，但沒有人做：「這事多麻煩呢！」一個人說。——是的，「那個人就回答。」隨它去吧，「于是就隨它自由到二十八年一月。」

此後是新時代到了，「一點意見」發表後，響應的紛至沓來，表白了一般人的需求，于是是留港的作家們着手籌備一切，推適夷，許地山主其事，并且爲了便利起見，立即由他們和副刊編輯者們推舉了一百另幾位會員，分函通知，一面就準備向香港政府登記。登記的時候用「文協香港分會通訊處」的名義，可是仍有警署的暗探向一家書盤詰文協的負責者們。可記念的日子到了。廿八年三月廿六日下午，香港文藝界創世紀大團結的在勝斯酒店舉行了第一次文協成立大會，到會的共達七十餘人，會議結果都在「抗戰文藝」上發表過了，計即席選出幹事許地山，適夷，戴望舒，陳衡哲，簡又文等，候補幹事葉靈鳳，陸丹林，等多人，其餘事件均交幹事會議辦。這時期是香港文藝界最活躍也是一般人對於文協期望最殷的時期，果然不久，文協內部各組幹事和工作網規定了，「文協」會刊也于每星期一在大公、星島、立、申四報上輪流發刊了，五月九日又再度分函各會員舉辦登記手續，方期蓬勃飛躍，幹點成績出來，不料出力最多的適夷却是時因「文陣」關係離港，真正的文藝運動從此暫斷，文協黯然無色。

一個時代的文藝運動雖各有其社會背景，但究竟是有賴于人的推動的。文協先天的遺憾就因爲濫了一點，把非文藝界和對於抗戰文藝認識不清的人都網羅在內，前者如簡又文，陸丹林，蔡楚生，歐陽予倩，陳衡哲，後者如穆時英，杜衡，唐錫如等，以致濫竿充數，非但無人幹事，且有從暗中加以阻撓的。由廿八年六月至廿九年三月，文協愈幹愈令人失望，共間尙可一提的是與重慶文協會合編對外的英文宣傳月刊「中國作家」，但因經濟沒有辦法，又是專人負責，出了兩三期就銷聲匿跡了，最後一期還把穆時英的一篇小說譯成英文，頗有問題，當時穆雖未附逆，其平日思想行爲，該是至親好友們所共親的。文協工作，除此以外不

晨

會 卓

如每個黎明一樣，

那將我從昏感的夢中驚醒的

是遙遠傳來的尖銳而悠長的號音。

我支撐開沉重的眼皮，

看着桌上殘餘的紅燭。

想着夜來圍住燭光

為一個問題面紅耳赤失聲爭辯的人們，

就輕輕的笑了。

我起身將藍色的窗簾拉開

破碎的陽光與闊葉的影子

便向我身上傾瀉下來。

黎明的清新且溫柔的氣息。

抖落了緊束住我的疲憊。

我凝望着在閃亮的陽光下

蘇醒的山巒，森林，村莊……

過開了一次魯迅先生逝世三年祭會和由陸丹林邀一位女明星來唱曲的晚會（這事會大受蕭乾的抨擊），以及幾番迎來送往的例會而已。大公報文藝副刊由楊剛接編後，曾發動一次「文藝的民族形式的討論」，總算聊勝于無。居上者既棄文協于腦後，祇得由幾位青年優子出來幹些事，費盡氣力才擠出兩個運動來——通俗文藝運動，和文藝通訊運動。此外還出了一個代表青年作家活動的刊物「文藝生活叢刊」。直到此時，香港才算正式有了第一本文藝雜誌。

追究既往是我們不願的，縱然「第三種人」在過去如何如何，而現在又彙集于香港，祇要工作對得住人，便不應再翻舊賬，可惜有幾位太對不住人了，杜衡，唐錫如等先投奔汪逆于前，穆時英繼之于後，這批人雖先後為文協所開除，仍不免予人以惡劣的印象，「第三種人」的前途怎樣呢？香港文壇大部掌握在他們手裏，為了香港文藝界的幸福，希望他們珍重。

而文協由草創以至于式微，他們是應負相當責任的。

四 還是文協——中興了（？）

說來好笑，連我也不知道本題應該用「中興了！」呢，還是「中興了？」。

按理，文協到廿九年三月廿六日是一週年了，一週年就得開會改選第二屆幹事，重整一切，諒無疑問，可是這時候的文協有幾個人在辦事呢？除了袁水拍代表適夷外，名義上幹事僅有戴望舒和葉靈鳳，簡又文和陸丹林丟下文協去管他們「大風社」自己的事了，楊剛是中流砥柱，但來遲了，還不是幹事，于是一再因循，直至四月十四日下午才完滿的舉行了文協第二屆年會，出席者五六十人。

恰巧最近新來了幾位作家——蕭紅，端木蕻良，以及也被稱為「第三種人」的施蛰存，表面上文協又興隆大吉了。這次會議首先決定將「通訊處」改為「文協香港分會」，其次是一致通過開除穆時英的會籍，并且另組委員會專事肅清化漢奸和漢奸文化的工作，因為當地漢奸的南華。天演日報和敵人辦的香港日報等副刊都是無話不作，恣意放毒，以破壞抗戰文化的；最後就舉選本屆理事（取消幹事名稱），至天黑始唱票，計選出理事許地山，楊剛，喬木，戴望舒，葉靈鳳，施蛰存，袁水拍，徐遲，黃繩等九人，候補理事陸丹林，林煥平，劉思慕，端木蕻良，馬耳等五人，前任幹事簡又文落選，這樣一來，文協陣容似乎嚴整了一些，各位理事也都有幹一番的決心，第一次理事會決定創辦許多新的文藝事業和活動，又租了一間會所，已舉辦文藝講習班一，招收學員四五十人，由各理事每晚轉流講授，計分小說，詩歌，報告文學，文藝的民族形式，文學史等十餘科目，每科講兩小時以上，似甚熱鬧。此外文

小溪淙淙的在我的窗前流過，
曠野的色彩永遠是鮮明而美麗呵！
我仔細的看著那些交紛起落的小道，
我和另一個同伴將沿着那條小道走去，
今天，我們被分派到三十里外去工作。

順着那條小溪伸延着的公路上
已充滿了喧囂的聲音：

長長的騾隊，得得的擡過去了；

巨大的兵車，轟轟的開過去了；

重載的力伏，呼喝着走過去了；

幼小的報童，叫嚷着跑過去了。

而我在絡繹的匆忙的人羣裏

看到了那頂別緻的闊邊大草帽。

我爭搖着手又大聲的呼喊：

「來呵！老陳，等我洗好臉

就一同出發到場上去。」

一面心裏漸愧着：

「他起得比我更早。」

★ ★ ★ ★ ★

藝文通訊部又積極的改組了一下，三月間文協在一次話劇義演中參加一個詩歌朗誦的節目，最近八月三日又表演蕭紅編的劇本來紀念魯迅先生的誕辰，還出了會報「南線」，這都可看出香港文藝界是漸有起色——中興了。但這畢竟是一層表皮，如果不客氣的替它揭去的話，能看見些什麼呢？一部份人情性的返復，虛空的敷衍，生活窘迫者的意志的動搖，與漢奸文人的牽連不清，思想認識的貧乏，捧戲子與出風頭主義的懷抱，啊，再寫下去，也太傷厚道了，但事實如此，教我又怎樣下筆？

正因這樣，我才躊躇于「中興」下面的一個符號。香港目前處于國際局勢震盪飄零的當兒，若干作家離港，環境也愈加艱難，文協會所將要退租了。不過文藝講習班和各報副刊仍維持下去，以後將是一個奮鬥的時代，香港文藝界的試金石！

五 文藝活動

廿八年七月十八日晚八點鐘光景，霓虹燈明亮了夜幕，人行道上出奇的擁擠，其間有幾個青年行色匆匆的從各處趕來，先後搭上港九渡船，默默的沉思着，等渡船在九龍靠岸後，他們就或此或彼的急急穿過人衆，在幽蔭的彌敦道旁一間樓房門口站住，并且輕輕叩門了，片刻，燈光一閃，一個座談會的景象讓人看得清清楚楚，三五個年輕人圍在桌旁，新來的被瘦長的主人邀坐，而愉快熱烈的交談起來，討論，計劃，紀錄，思慮：一直繼續了三小時，這是在袁水拍家中舉行的集會，出席者杜埃，黃繩，袁水拍，寒波，溫功義等，決定了「文藝生活叢刊」的發刊，也預示了他們將是香港從事文藝活動最有力的一個集團——「文藝生活社」。但他們倒也從不會以社的名義來標榜門戶之見，他們年輕，能說肯做，文協式微時期完全由他們主催一二文藝運動來渡過的。

「文藝生活叢刊」第一輯「最初的勝利」于廿九年二月出版，印費全由由各人自墊，還留到下節再說。當決定發刊「文生」的時候，上述一班朋友已發動了一個「通俗文藝運動」，每週借大公報篇幅出版「香港風」一期，容納各種形式的通俗文稿，如小說、鼓詞、歌謠、時事解釋、地方戲等，後來于八月六日又成立「香港文協文藝通訊部」，由黃繩、胡危舟、袁水拍、寒波、杜埃、文俞、溫功義等負責、分組織、編輯、指導、服務四股，即席決定舉辦一次「八月文藝通訊競賽」，來吸收文藝青年，提高當地寫作水準，并于八月十四日在「文協」會報上出版「文藝通訊特刊」，此後經過不斷的宣傳策動，終于收到港九和廣東內地的卅幾篇通訊，數目雖不多，已非易致了。十月，「香港文通分部」首先成立，借中國晚報

出「文藝通訊」週刊，通訊員旋增至七八十人，現在港九各市區分設支部了，此外廣東內地又有惠陽、台山、惠來等分支部，可以說，廣州文藝通訊總站時代的任務，他們已做到了一部份，南洋各埠也有文藝同志向他們接洽成立分部的。

文藝通訊部是香港文協的「台柱」，也是香港文藝運動最有成就的一種，通訊員寫作水準較前提高了許多。廿九年三月寒波擬定了「香港的一日」的徵文計劃，與文生社同人共同發動後，至四月底竟收到近二百封應徵稿，這就足以證明三年來香港文藝啓蒙運動究竟沒有白費。

廿八年七七紀念日，文協也曾主辦了一次文章義賣運動，一連三日，共收到一千多元國幣。戲劇運動在廿八年上半年會蓬勃一時，職業劇團有「中國旅行劇團」，「中華藝術劇團」，「中國救亡劇團」等三個，業餘青年劇團如兩後春筍，煞是可愛。後來「中藝」夭折，「中旅」赴滬，「中救」至南洋一帶宣傳後歸國，逐漸烟消雲散，一蹶不振了。

此外足可興奮的是廿九年四五月間一次肅清漢奸文化和文化漢奸的運動，這事首先在文協年會中通過，不久就仿桂林文協辦法，指定各會員每人寫幾句痛斥「文奸」們的文句，陸續在各報副刊發表，這一來可引得南華日報方面惱羞成怒，信口謾罵，引起一場小小的論戰——當然，正義是在我們這邊。

六 文藝刊物

截至最近為止，副刊有這幾種文藝刊物（依出版日期先後）：

雜誌：文藝生活叢刊 耕耘 南線

副刊：言林 星座 文藝

可惜雜誌都是不定期刊，而副刊每週又祇有三四次，「言林」雖日日見面，却又太少了。

1 文藝生活叢刊

如前所述，這是文藝生活社編印的，第一輯名為「最初的勝利」，計卅二開本一百二十頁，有袁水拍，戴望舒的詩，寒波，孫錫的小說，杜埃，黃繩等的論文，以及翻譯高爾基的論文等等，因為都是外行，編得並不整齊，內容也不能說如何精彩，但有一股新鮮的朝氣是在他處難得見到的。由於經濟出版等困難，原來規定是月刊的，現在就成了不定期了；第二輯「香港的一日」早已集稿，正在設法接洽出版銷售等事，內容除「香港的一日」數十篇外

(接上第八三面)

如同一隻狼：「你說你以後怎麼辦？好好的書不教，得罪了山本，……難道你想在家裏切永生永世的菜？……」

為的是我們的軍隊還在蘆溝橋而不在長春，我仍然忍耐着，默默的望着她。

我看見她臉上冷酷的寒霜漸漸的化成雪，結成冰塊，而咒罵也更毒辣了：

「我不幸嫁了你這馬鹿，……你想你以後吃什麼呢？要我再去做下女嗎？……」

仍然是「馬鹿」！我在東京三年，從未聽見從日本女人嘴裏罵過「馬鹿」的，「馬鹿」是怎樣卑賤的名詞呢，而現在秋子就常用這樣卑賤的名詞叱罵我。

憤怒之火在我心裏一陣陣燒着。我忍耐了六年的叱罵了，我忍耐了六年恥辱的生活了，難道我還能再忍耐嗎？……

雖則明知知道祖國的軍隊遠在蘆溝橋，但是，憤怒終於使我舉起了切菜的刀。

「馬鹿，你說的？……」我的切菜刀砍中了她的手掌，血非常鮮明的流出來。

「你瘋了，……瘋了，……馬鹿……」她滿院子跑着，喊着，我追趕着她，刀亂砍着，「下歇」從她腳上脫落了，赤着腳跑着喊着。

憤怒在我心裏繼續不斷的燃燒。我終于捉住她的臂膊，大聲的說：「我要

，並有適夷的譯文等等。

2 耕耘

這是一個大型的綜合藝術刊物，廿九年三月創刊，十六開本六十四頁，包括木刻，彫刻、塑像，繪畫及文藝諸部門，目標是文字與美術完善的配合。因為主編是女畫家郁風，編委又是葉淺予、張正宇、黃苗子等輩，第一期出版後就以漂亮精美頗受歡迎。其實美術部門也的確不錯，非惟抗戰後所僅見，在戰前亦所罕觀，但文字方面是太弱了，較美術遜色多多，第二期現在尙遲遲未出。

3 南線

南線原名「海燕文藝叢刊」，是香港海燕出版社請葉靈鳳和林煥平合編的，後來香港因被封鎖，商業不振，書商無意經營，就改名「南線」，定為香港文協的機關刊物，但不知怎麼後來還是用葉林二人名義編輯。南線的班底還是文藝生活社同人，（海燕欲與文生合併未果），第一期于廿九年六月出版，版式與「文生」同，有「憲政筆談」特輯，黃繩、林煥平的論文，袁水拍等的詩，寒波等的小說，以及戴望舒，楊剛，葉靈鳳等人的文章，都是留在香港的人寫的，內容不差，可惜第二期仍未續出。

4 其他雜誌

純詩歌月刊「中國詩壇」曾在香港出了三期，是努力于詩歌大衆化的同人刊物，各期有蒲風、雷石榆、陳殘雲、危胡舟等詩，後來因港政府禁止刊印，不得不改于桂林續出。此外還有一個「風」字輩的小弟弟「大風」月刊，也得提上一提，此刊社長簡又文，主編陸丹林，經常登些超塵出世的歷史掌故，小品隨筆，閒情逸緻，實可敬佩，捧讀之餘，大可渾然忘却抗戰！

5 言林

立報由上海遷港後，初由茅盾先生主編，轟轟烈烈，替香港文壇建下殊勳，繼而適夷接收了一個短時期，轉讓于葉靈鳳編，可惜限于篇幅（每天僅容二千餘字），又因稿費無着，寫稿無人，愈編愈差，已無人顧及；經常登雜文的時候多，并插些文壇情報，麻雀五臟雖全，却已無復當年短刀精神的舊觀了。

6 星座·文藝

你知道中國人並不是馬鹿，中國人並不是好欺侮的。」

在她的臂膀上，我把刀沉重的砍下去……這樣，我做了滿洲的囚徒。

註一：「塔塔米」就是日本人屋內舖的蓆子。

註二：「窩集」就是廣大的森林。

編後記

首先得向讀者諸君道歉的，就是由於審查原稿及印刷所的延誤，這一次脫了近一星期的期。雖然這在戰時一般刊物是極普通的情形，不過我們原來是決不肯讓它脫期的，現在却有了這樣一個小小的例外了。下期起，自當儘可能地提早出版，使之能早日呈達在讀者諸君之前。

張天翼先生的論文這一期續完了，在那里面所提出的若干似乎平凡但實在是極精到的意見，很值得大家注意。

黑丁先生的小說，寄到已經很久，以稿擠的關係，到這時才刊出；而且遵從審查會的指示，刪去了很多。「血與仇恨」

爲什麼要將這兩個副刊並列呢？這因于它們篇幅（每期約五六千字）、刊期、質量方面都旗鼓相當，大可比較一下。

「星座」與「文藝」同樣刊登長篇連載，同樣以厚酬招致內地作家的短稿，同樣在香港文藝界中佔一地位。可是難道就不分上下嗎？這倒也不，由于歷史傳統的關係，「文藝」的作風比較端莊嚴謹，「星座」活潑自由，「文藝」偏重于小說報告散文，「星座」却較多譯文，詩歌插圖和雜論，「文藝」經常寫稿的有沈從文、何其芳、卡之琳、蕭乾、李廣由……「星座」則爲端木蕻良、艾蕪、施蠶存、葉靈鳳……等等，大致各有千秋，要絕對分出這兩大副刊孰優孰劣是很困難的，須視文章而定。不過「文藝」似覺呆板枯燥，「星座」又太散漫，是美中不足。兩年來這兩大副刊登出的長篇連載有端木的「大江」、新都花絮、「蒿場」、蕭紅的「後花園」、沈從文的「湘西」、「長河」、沙汀的「賀龍將軍」、葉紫「菱」的斷片……較之國內各大副刊實無愧色。

7 其他

香港報紙副刊除了滿紙章回小說之外，也還有許多，但主要不過上列三種。「自由談」在港時期並不怎樣好，比「星座」「文藝」差了許多，旋于廿九年初遷滬，現在則由黃嘉音接編，變成「西風」的乾兒子，毫無文藝可言，回念當年的光榮傳統，實不勝今昔之感。副刊可提的，還有已停刊的珠江日報的「光明」和不幸夭折的時事晚報的「晚鐘」，其他都不足道了。

香港是國內外交通要道，當地刊物雖少，外來的却應有盡有。作家看書是很便利的，不過生活程度太高了，作家生活沒有保障，一部份雖高官厚祿，一部份却清苦異常，改行他就的時有所聞，轉往內地者也不少，這是香港作家的不幸，恐怕也是全國作家們的不幸吧！

一九四〇、九、五日

我怕那些在我所寫的辭句中，尋特殊的傾向，而定我爲自由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的人們。我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保守主義者，也不是漸進論者，也不是教士，也不是不問世事者，我只想做一個自由作家，但所恨的是沒有那做像作家的才能。

安敦·契珂夫

及「香港文藝縱橫談」二文，也都是上期擠下來的。對作者惠稿的未能很快發表，編者很感抱歉。

鄒荻帆先生的長詩「草原交響樂」及郭風先生的「十月」，原來也是應該在上期刊登的，實在排不下了，才打算移到這一期。可是在這期間，繼續發現前者已在重慶大公報發表，後者則已在上饒前線日報登載。計算發表日期，都可以證明是作者的一稿兩投。最近又會接到過一位熱心的讀者的來信，以這事來責備編者，說這種情形對讀者是一種損失。實際上，這不僅僅對讀者是一種損失，對編者又何嘗不是損失呢？編者見聞有限，所以難免有這種疏忽。此後希望作者惠稿時，自行避免這種足使讀者感到損失的情形。

從上期起，以印刷紙張的奇昂，本刊定價也略有增加。讀者在匯款定閱時，請按照新定價計算。因據發行部報告，還有不少讀者，來信定閱時匯款不足，以致信件往返，多費手續，故特此重提一句。

第二帝國國的兵士

(續)

匈牙利·霍爾登斯作
蔡烈文譯

會想的畜牲

我現在住在我父親住的地方。他在將近正午的時候出去工作，要到半夜才轉來。他的房間的確很簡陋。所有的家具祇是一隻衣櫥，一張桌子，一隻床鋪，兩把靠背椅和一隻跛腳的沙發。並且這沙發給我睡得太短了。此外，我每天有一半的時候要聽到音樂。實際是隔壁房間住着一個失業的女店員，她有着一具嘶啞的留聲機。她總共祇有三張片子，而且全是跳舞曲。因此我老是聽着那同樣的音樂，可是這倒並不使我感到什麼妨礙。少許的熱鬧是始終令人高興的。

我讀着一本關於西藏——那位置在世界絕頂的達賴喇嘛的神祕的帝國——的書籍。我的父親的一個老主顧有一天不能付賬時，便把這書給了他；那人是在侵吞了一點兒公款之後失去他的位置的。這書的價值抵得上一頓便飯。但是一頓很簡單的便飯。

女店員並不漂亮。因此她不易找到一個新的位置。假使她不願餓死的話，她便非出賣她自己不可。而且要賣得不貴。

因為她太枯瘦了。至少我的口味覺得如此。我歡喜那些顯露着健康的女人。

在報紙上，人家常常說我們已再沒有失業者了。但這是牛皮。因為在報紙上，人家僅止談着一些被救濟的失業者。經過很短的時間，人們既不再領到失業救濟費，人們便不再以失業者的身份被登在報上。即使你為着不願餓死而自尋短見，你也不會被登在報上，因為報館的記者們是被嚴格禁止談論這類事情的。除非你偷了東西，你纔被登在報上；而這時便會登在「法院消息」欄內。

正義是不存在的，這是我早已發見的事。就是我們的領袖們自己，在這上面也毫無辦法，即使他們在對外政策上得到了神奇的成績。人是一種畜牲，而我們德國的領袖們也是畜牲，並且是有一些有着特殊稟賦的畜牲。為什麼我不也是有着特殊稟賦的呢？為什麼我不是一個領袖呢？

是誰決定着我們的命運呢？是誰對這個說：「你會是一個領袖」；對另一個：「你會是一個下僚」；對第三個：「一個不狠動人的失業的女店員」；對第四個：「一個咖啡店裏的

僮官」；對第五個：「一隻肥頭」；對第六個：「一個營長的寡婦」；對第七個：「你會要把你的手臂給我」呢？……

在這些事情上，是誰發號施令呢？這決不是一位仁慈的上帝，因為這分派得太不公了。如果我是仁慈的上帝，我會使得所有的人平等。這和那個一樣：同樣的權利，同樣的義務。可是像現在這樣，世界祇是一個斷舍。

那做看護的肥胖的修道士，在病院裏老是說上帝想要得到我們每個人的一點東西。我現在懊悔當時不會回答她：「而對於我呢，他想到我的什麼呢，你那仁慈的上帝？」我究竟做過什麼壞事使得他把我的前途永遠毀掉呢？他究竟要我怎樣呢？我有什麼地方對不起呢？一點沒有，絕對一點沒有。

我從來不曾冒犯過他……留聲機在開着。我在關於西藏的書裏讀着描寫查爾古鹽湖的一段，可是我的心却在別處。這因為我自從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以來，我便不再害怕思想了。不但怕，而且我還樂於思想呢！即使我的思想有時給我發現一些渺無人

跡的地方，我也樂於思想。因為當我思想的時候，我便不再是一人，和我自己認識得更清楚。不錯，我所發現的並不十分美麗。

人家許我繼續穿着制服。並且我除制服以外，也沒有旁的衣服可穿，而我在營房裏度過的一年是我一生最美麗的時期。

也許我當時應該把我的五塊錢給那乞丐吧？那樣一來，我的手臂今天也許已經痊愈了吧？不！這想頭太蠢了。

滾開吧！

我的父親會說我們已經戰勝。對啦，他曾說：「我們」，就像他也去打過一樣。然而以前他却咀咒戰爭，咀咒他的世界大戰，這是因為他自己參加了那次大戰。但我所參加的這次戰事，却使他感到無限的興奮。

這始終是那同一的偽君子！

我之所以沒有和他鬧翻，是因為房子的緣故。當一個人沒有錢的時候，便不能不撒點兒謊。人們是有着撒謊的權利的。也許這就是人們所有的惟一的權利吧。

我走近窗戶瞧着外面。兩個孩子在街旁行人道上走着。他們用着小而堅定的脚步走去：你以前，也會和他們一樣走過呀。

現在一個騎自行車的人。又一個老太婆。又一個背着登山袋的漢子。一個拿着手杖的紳士。一部卡車……這一切都是你的民族的一部分。

把你的祖國看清楚點吧，這便是你所有的

切啦。這便是你所能有的一切啦。你會保護過你的祖國，而現在你已成了一個廢人。我突然停住。

保護？

究竟誰會威脅過它呢？

那小國嗎？

笑話。

騎自行車的人看到了卡車。他動搖起來，而為着謹慎起見，他把腳踏在地上，因為那街道狹窄。我的祖國也開始動搖起來。那些卡車越來越大……

我的父親會說軍事工業現在已經成為國營的了。因此得到好處的是國家。而國家即是人民。那麼，為什麼我却毫無所得呢？難道我不是人民的一份子嗎？可是我却有失無得。

忍耐點吧！立刻便再不會有什麼可笑的了。太陽的熱力已經多麼薄弱啊！

我的心開始凍結起來。

報上說不久便要降雪。

今年，冬天會冷得較早。

我們已經生起火來了，我父親和我。

他呢，從不覺得太熱，而我却不喜歡關着窗戶睡覺。這常常引起一些爭論。

我已在他家裏住了好些個星期，而我非常清楚地感到如果我從他那裏隱去，他會要數出一口舒服的氣。然而，他在這上面毫無有說過什麼。不過他間或向我射來一些毒箭。尤其是當我用着他的剃刀刮臉的時候。

可是我有什麼別的法子呢？我自己並沒有剃刀。

而我又願意長着一臉鬍子。不，決不，決不！我要刮了臉孔過活，刮得乾乾淨淨。我甯願不抽煙，但臉孔非刮不可。

我離開了窗戶，走去倒在沙發上面，可是關於西藏的著作，我却把它丟在桌上。

留在兩半球圖上的白色斑點的探險嗎？不！現在我關心着別的問題。如果郵局終於給我送來一封短柬，我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一切探險旅行。啊！我祇要這樣就行了。

「你可在下星期四，上午十點到十一點之間，攜帶一切證明文件，前來請求一個傳達的位置」。簽名：看不明瞭。

而那看不明瞭的簽名便會檢查我的證明文件。隨後便會說道：「你幸而有那那樣有力的援助。你現在成了國家的一名公務員，將來還有領取養老金的權利。恭喜！恭喜！」

而職務會再容易沒有。每天三次到郵局去領取或寄發信件。再沒旁的事情。而我不會再住在我父親家裏，我會在衙門裏面有藉我自己的房間。那房間大而且亮，朝着一個漂亮的花園，園裏的樹木披滿了長春藤。

制服掛在衣櫥裏面，我會去除一套藍色便服；現在，我有力量買它了；現在已再不像從前一樣……

留聲機老是開着。你什麼時候出賣你自己呢，我親愛的隣人

無論如何，你從我手裏是得不到什麼的。那做看護的肥胖的修道女不在這裏是多麼可惜啊！不然，我會要告訴她許多事情！

「你爲什麼照料病人呢？」我會問她。「有些身體異常康健的人正需要你的祈禱。你還不如給他們祈禱，免得他們被迫出賣自己吧！你還是讓那些病人去生他們的病吧！」

她會怎樣回答呢？這，我早已知道。她會對我說：「愛你的敵人，但憎惡錯誤。」什麼叫錯誤呢？

我不歡喜這兩個字！人家並沒有陷入什麼錯誤，當我聽到這兩個字時，我便一直想起我的營長：「究竟有什麼事情？」他問我道。

「報告：營長！……沒有什麼。」我把身子轉過半面……

不，不，繼續想吧。不要怯懦呀！天氣冷得這樣厲害，以致你什麼都不再感覺到，不論是刺一下或是打一下。那麼，說吧！究竟是什麼使得你這樣惶惶呢？

究竟是什麼不讓你休息呢？我重又聽到問題向我走來……他有理由厭惡他的祖國嗎？對呢還是不對？不錯，這是一個卑劣的人。可是……他有理由嗎？一個卑劣的人他能够有理由嗎？舉個例子，當那天我們看到我們的飛行家們轟炸着敵人的病院，而我們的機關槍射擊着逃跑的敵人時，營長突然把身子轉過半面；他走到我們的行列後面去了。

他開始來回地走着，他像是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隔一會兒，他又停立着，並向靜寂的森林那方面凝視着。於是他帶了一種說着「對啦！對啦！」的神情搖着頭……

另一個例子：當我們「徵發」了這城外工人區域所有的東西時，他攔住了我們的道路。他面色蒼白，對我們叫說一個够得上叫做兵士的兵士是不搶劫的。弄到我們的連長，這年青的狗不得不對他解釋：搶劫不單是許可的事，並還是最高當局所命令的事。

於是營長跑開了。他沿着街道走去。他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走到街道盡頭，他停住了。我一直看着他。他坐在一塊石頭上，拿他的劍在砂上畫來畫去……而突然之間，我忍不住想到魔宮和那在一段紙上亂畫着的收錢的姑娘……

她當時不願看我。唉，對啦！魔宮！……它應該沒有搬過地方吧。我沒有早點兒想到它，這真有點滑稽：對啦！窗上都嵌着鐵條，而龍和魔鬼隔着鐵條向外面瞧着。我差點把它忘了。可是，我此前却會發誓要再到那地方去……這事是怎樣發生的呢？現在，我記起來了：我買了兩次冰淇淋。月亮燦然的照着，空氣有點兒暖意，而貓在作着牠們的合唱。但我並不喜歡冰淇淋，而那少婦也許祇是一個「半美人」：我所認識的她，祇是那從收錢櫃上露出的半截。也許她的兩條腿子肥而又短……

不，不！這是不可能的。你仔細記着！

她亂畫着她的線條，而暫時之間，你覺得周圍的一切事物都已和你遠離；而你還以為你的心快要停止跳躍。沒有一片葉子在樹上動一動，而那聽熟了的音乐繼續從擴音筒內落下。你不會想要寫信給她嗎？但是自然啦……

「親愛的小姐」，我會想寫信給她道，「昨天是星期四，而今天已是星期五了。什麼時候我會轉來呢？這我還毫無所知，可是你將始終是我的線條……」

我忍不住微笑起來。明天，我要再到那地方去。（本章完，全書未完）

下期要目預告

- 靜水里的魚(小說)……………王西彥
- 山寨夜話(小說)……………谷斯範
- 離散(散文)……………塞先艾
- 血(報告)……………田濤
- 騎馬的人(長詩)……………姚奔
- 一個讀者的抗議(讀後感)……………白德仁
- 第三帝國的兵士(長篇譯文)……………黎烈文

物刊大兩

進改

期五第 卷四第

目 要

- 經濟的權力(特稿).....英國B·羅素作
- 義大利與近東(特稿).....美國薇東作
- 日本的經濟狀況(特稿).....英國克利浦爵士作
- 日本戰時財政分析(特稿).....馮河清
- 統制通貨的一斷面(特稿).....陳英普
- 論工廠戰(特稿).....美國F·斯特倫堡作
- 爲什麼德國不會破產?(特稿).....美國F·斯特倫堡作
- 納粹的恐怖戰略家(特稿).....美國L·法拉哥作
- 希特勒的戰略(特稿).....德國H·勞許爾作
- 梭羅的思想(思想家研究·續完·特稿).....美國T·德萊塞作

定價	每冊二角六分	半年二元九角
定價	每月一元五角	全年五元六角

年青代現

期一第 卷三第

目 要

- 法蘭西是怎樣潰敗的(專論).....陳伯馳
- 論敵人的軍事新攻勢.....鄭東白
- 德義日三國同盟的剖視.....懷丹
- 游擊隊員范思加(長篇小說).....契若譯
- 人類的時空觀念之擴大.....天虹譯
- 我們的地球.....石延漢
- 鹽(小說).....任其

- 多看·多讀·多寫.....艾平
- 詩的真實性.....徐離夜
- 文藝習作(四篇).....
- 文章檢討會.....契若

定價
零售每冊三角二分
半年一元七角
預定三月九角五分
全年三元三角

社版出進改

汀長·縣沙·平南·安永

新書三種

世界大思想家叢書之二

托爾斯泰

褚威格著 許天虹譯

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是托爾斯泰的逝世三十週年紀念日。提起這位偉大文豪，大家就會聯想到「不抵抗主義」；其實托爾斯泰並沒有叫我們「勿抗惡」，不過只勸我們「勿以惡抗惡」，「勿以暴易暴」，而且他那種「嫉惡如仇」的精神和「不畏權威」的氣概，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作者褚威格是當代德國的名作家，被希特拉放逐已多年，對這位偉大文豪的思想別具精闢的見解。本書內容包含褚氏所作論文四篇，並附足以表現托氏倫理思想之小說四篇，略傳及年表各一篇，都十萬言。實價九角五分。

改進出版社發行

永安·沙縣·南平·長汀

現代文藝叢刊之三

復報

王西彥著
實價一元

這集子里包含着作者抗戰前後的創作十篇，所描寫的範圍很廣：從江南的農村，工廠，到北國的古城；從抗戰的前綫到後方的敵後；從農民，工人，兵士到知識份子——廣泛而真實地反映出戰前戰後的光明面與黑暗面。從這集子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近年來在創作活動上所努力追求的路綫。全書共一百七十頁。

現代文藝叢刊之五

雜草集

這是艾蕪先生的新作散文集。作者是一個忠實的優秀的小說家，但他的散文也同樣地清新可讀。這集子里收存着散文三十三篇，寫作時間是「八一—三」滬戰前夕到一九四〇年元旦。從這集子里，不但可以看到作者抗戰後的生活動態，還可以看到作者對社會現象的精闢的感想及見解。全書共一百二十餘頁。

艾蕪著 實價七角五分

福建省政府特准發行
永安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登記證字第八十六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期零售每册省內三角 省外三角二分